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四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禘禘禘禘辨

予慨夫世之論禘禘者紛然無所折衷也故獨以大

傳及曾子問為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禘之

謬糾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作禘禘辨

春秋左氏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

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

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烝嘗禘於廟禘祀為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吉祭也

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

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

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

傳吉禘于莊

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

公速也

僖三十三年疏釋例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如例所言除喪卽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卽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按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

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
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元解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杜解左
傳都不言禘者以左傳無禘語則禘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
禘昭穆謂之禘明其更無禘也劉炫云正經無禘文唯禮記
毛詩有禘字耳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
大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

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疏春秋

說文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

以後三年一禘數則十一年禘十四年禘十七年禘二十年禘

二十三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九年禘三十二年禘三十五年禘

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

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三十八年禘四十二年禘

年故知此年大事爲禘矣若然僖二十三年並爲禘禘何得下
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禘五年作禘大判

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何妨或有
同年時乎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為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
禘十一年禘十六年禘十九年禘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
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
五年而再殷祭猶言五歲再閏也疏中論三年五年前後兩說
俱謬又三年五年當以新君喪畢之年起算不得併先君之年
而通計

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
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
藏其主于太祖廟中

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
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

特禘諸侯禘則不祔祔則不嘗注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

太祖疏禘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
而云著禘嘗者蓋月卻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

禮記喪服小記禮不主不禘注禘謂祭天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
配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王者夏正禘祭其

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外而立四廟注

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注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注

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

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

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汎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

干祿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

儀禮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祿事注始虞謂之祿事者主欲其祿

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祿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太廟但三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為殷祭詩

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此云

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

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為禴故

畧又天子殖禘禘禘嘗禘烝注殖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

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

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

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疏按僖公

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

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禮緯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禘祭是後因以為常經云禘禘禘嘗
禘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
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
而禘於太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
於太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禘太祖廟也是
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為三年云明
年春禘于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
于太廟有事禘也僖宣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
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按閔
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

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爲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禘在禘前諸侯酌牲注互明禘一牲一禘注下天子也嘗禘烝禘按此經所謂禘乃時祭之禘非殷祭之禘也牲與禘正相對鄭說殊迂曲不通

附王制疏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禘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而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禘祭
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
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皆以禘爲五年一大
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
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
祖謂之禘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祭於始
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
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
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
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
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

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

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禘祭於祖則祝

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疏天子禘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唯舉諸侯言故謂之禘若天子則必言禘矣下言天子嘗禘是也

禮記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

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

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疏禘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

禘禘一也唐孔氏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

謂之禘

天子之禘未嘗不合集羣祖諸侯之禘未嘗不序昭穆互文以見義耳

此言良是先

鄭時儒既不知禘禘之同遂無以辨禘禘之異今列其說而詳

其辨之春秋閔公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僖公三十三年左

大嘗氏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公十六年晉人答穆叔

尊魯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

禘禘禘禘為三年喪畢之大祭蓋嗣君即位三年之喪既畢遠主

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

時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禘之禮雖微鄭

氏杜言吾固知其必然惟禘之異於禘則未有得其說者鄭

氏謂喪畢而禘禘之明年乃禘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禘禘大而禘小劉炫非之曰釋天文云禘大祭

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劉氏之
駁甚快而王肅孔晁輩又謂禘大禘小蓋鄭氏說本公羊
而不得其解王肅孔晁則不從公羊而別爲之解皆非也
夫公羊雖後於左氏比之漢儒猶爲近古其說必有所授

未可非也

穀梁之說亦與公羊同
可見其說有自來矣

然其言曰大禘者何合

祭也

大禘對四時之禘言王制禘禘
禘嘗禘烝此時祭之禘小禘也

其合祭奈何毀廟之

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第言大禘不言大禘又上言大禘下言殷祭是殷祭卽

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再大禘也何嘗有一禘

一禘一大一小之別哉杜氏曰喪畢而禘遂以三年爲節

孔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禘以左傳無禘語禘禘正是一

祭果爾則禮記云不王不禘亦得云不王不禘乎其說又不通矣或曰禘卽時祭之一戴記有明文焉詩稱禴祠烝嘗乃武王時詩在周公制禮之前而周官晚出因詩言而附益之不得執彼疑此

四明萬氏說

不知王制祭統禘在夏郊

特牲祭義禘在春其說先已不同明堂位旣言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言夏禘秋嘗冬烝將旣禘又禘

耶抑卽以禘爲禘耶蓋自周末文勝諸侯四時之祭有僭

用禘禮者儒生習見時事數典而忘其祖故各自爲說信

禮記而疑周官可乎

有時祭必更有殷祭說見後郊社篇

夫禘祭原不在時

祭之外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蓋以大禘禮行之於

嘗則謂之大嘗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中庸亦言禘嘗之

義穀梁傳曰著禘嘗然則禘禘必於嘗歟然謂禘祭不在

時祭之外則可謂禘祭卽時祭之一則不可

王制云天子

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毛萇詩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公羊文二年傳何休注云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三說不同王制最舛謬殆不可解然毛何之說亦未爲是且王制以特字對禘字義訓甚明而毛何以兼字解特字殆不可也當云天子禘則不嘗諸侯禘則不嘗蓋天子之禘與諸侯之禘皆行之於秋禘禘是殷祭嘗是時祭於殷祭之年卽以殷祭代時祭而不復舉時祭之禮耳若夫唐之趙匡則以禘爲追祭帝嚳以

后稷配之其說本諸小記大傳而不察其文義也案喪服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

傳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詳味二文乃專

爲廟制言也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小記所

謂祖者謂文武也祖所自出則后稷也

記但言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朱子謂禘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恐非記意

后稷太廟居中文武世

室列於左右有配之之象焉更立高曾祖禰四廟是爲七

廟大傳本小記而刪去立四廟一句然所謂及其太祖干

禘及其高祖者正隱對立四廟言之

及者從下而上之辭讀大傳此節須將立

四廟句作主腦前後託意乃明

蓋天子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以祖所自

出爲太祖故既有太廟又有二世室諸侯卽以始受封之

君爲太祖不追其所自出

太公出于四岳齊不以四岳爲太祖秦仲出于伯翳秦不以伯

翳爲太祖

亦不復有配之者則祇有太廟而無世室是以止於

五廟大夫亦得及其太祖而其下乃不得具四親廟惟有

大事省于其君則禘及其高祖然亦但可于禘于之爲言

空也謂有壇墀而無廟也其有廟者不過太祖及一昭一

穆三廟而已

廟之有五此禮之正說見下篇天子之隆於諸侯者在於始有天下者之上更推其所自

出以爲太祖也大夫之殺于諸侯者在于始爲太祖者之下高曾二主卽寄於祖禰廟而無高曾二廟也記意

本自昭然今如趙氏之說以祖爲后稷以祖所自出爲帝

嚳且不及羣廟之主則小記所謂立四廟大傳所謂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于禘及其高祖者何以稱焉

吳幼清因此遂以立四廟

句爲衍文然則禘禘之異果安在乎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

諸侯以下不得稱禘矣又曰大夫于禘及其高祖則大夫

之禘猶天子之禘矣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諸侯二昭二穆故曰四廟是諸侯亦稱禘矣吾謂禘禘

皆殷祭也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祫

廟制辨

予於禘祫篇中畧及七廟五廟之說因詳言之亦可

與禘祫之義相發明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唐張齊賢言太

祖即始祖以白虎通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鄭注詩序太祖謂文王之說謂皆不指祫祭之太祖今按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其說固非然謂始祖即太祖恐亦未是始祖謂始有天
下始有國之君也太祖廟號也諸侯即以始祖為太祖天子則以始祖所自出為太祖文王武王
周之始祖也后稷文武所自出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

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
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
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

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注太祖別子始爵者

士一廟

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

師者上士二廟 疏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

中下也

庶人祭於寢

注寢適寢也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

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

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

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

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注 祧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壇書曰三壇同壇天子遷廟之主以

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禘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疏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太廟禘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旣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

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禴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禴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卽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

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疏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

春秋文十三年公羊經世室屋壞

左氏穀梁作太室

傳世室者何魯公

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尚尊周公

按成六年立武宮是武公之廟不稱世室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室也世世不毀也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

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疏按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太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 按后稷之廟亦可名祧蓋后稷與文武二廟皆得稱祖考廟皆得稱遠廟則亦皆得謂之祧也 又疏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 按周之廟制自昭王以前五廟而已至共王乃備七廟然七廟之數雖備于共王而七廟之制則定于周公數必以漸而增制則可以預定也 又疏按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

前漢書韋賢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祭義曰王者禘其

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

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

按祭義所言正是周制此云不立廟非也 小記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

王者猶言天子非始受命之王也周之立親廟四親親也親廟制定於成王周公成王卽王者也

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 又太僕

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
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
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按毋逸言祖甲恐非太甲且無太宗之號散說殊鑿絲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
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
尊德貴功之意也

禮記王制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

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按堯當作虞

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

周六廟至子孫七按堯舜皆始受命之君故祇立五廟禹與堯同出黃帝故不立始祖廟但四親廟而

已緯書之言本無所據蓋想當然語耳廟者以成湯爲世室也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此書晚蓋王學之徒偽造

以陰詆鄭氏不足信呂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鄭七

氏春秋作五世之廟說證之王制喪服小記明堂位而皆合周所以七者以文王

必援禮緯及守祧爲據反滋後人之疑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

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與

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

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

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

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

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

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

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

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

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

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

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

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

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按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祭法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二說不同如必以經之正文為不可違則二說者皆經之正文

也將兩從之乎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馬昭難王

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

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

則七廟蓋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
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

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
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
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爲七廟又張融謹案

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

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

按守

祧八人恐是每人主一廟又一人總領七廟故八人耳若姜嫄廟自有女祧在未足爲周七廟之證

曾子問孔

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
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

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
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
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
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
不別其義非也按孔氏云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仍是
王肅之見也夫一姓代興必有受命之主猶
諸侯之有始封之君大夫之有別子其廟皆應不毀不係乎
功德之崇卑也假使暴秦師古制而立廟則始皇之廟亦應
在所不毀此夏后氏郊鯨之義也疏但知高祖之祖父不當
立廟而未明文武二廟所以不毀之故則仍無解於尊卑同
制之嫌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

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
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
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

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朱子中庸或問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

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
 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立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
 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
 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其王
 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
 謂之武世室按文武二廟之不毀與殷三宗不同朱子此條須善會不善會則諸儒之說何異乎劉歆不免蹈孔疏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之失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

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
 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按此說不知何本考劉歆議中全無此意即王肅以

高祖祖父為二祧亦未必謂武王克商即已如此若必謂王
 者有天下之初即備七廟則諸侯受封之初須備五廟亦思

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當受封之初能備五廟乎據禮記疏則先儒曾有因左傳之文謂高圉亞圉之廟不毀者然則二圉正與三宗一例乃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不毀之廟非遞遷之廟

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

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

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趙順孫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

廟又何別乎

按趙氏之說與王肅同蓋以文武二世室爲非常廟之數則常廟惟五真與諸侯無別矣

殷廟六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父昭子穆兩兩相對殷人多兄終弟及則六廟之位置不知若何書缺有

間不可考矣

周廟七殷廟六者契爲太祖成湯爲世室及四親

廟也周廟七者稷爲太祖文武爲世室及四親廟也其藏

祧主之法則鄭注守祧云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

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禘嘗禘烝之時則文武及四親廟

之主各以昭穆升食太祖廟若大禘則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焉周之廟制如此或謂七廟當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是爲三昭三穆文武二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吾竊以爲不然爲此說者自王肅始而先儒以爲出於劉歆蓋以肅之言與劉歆相似也而不知劉歆初無此說當歆時廷議欲毀武帝之廟故歆以爲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其廟不宜毀耳其議但援殷三宗爲證絕不及周之文武肅乃以三宗比文武夫殷之三宗但聞稱宗不聞立廟卽使立廟亦是殷制周未必然

韋元成曰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歆言宗無數則大門之內豈能預留餘地以處之若宗廟異處則昭穆不序故祖功宗德之說亦難盡信春秋成六年經書立

武宮服虔以爲寧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武宮定元年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卽祭法所謂壇墀有禱焉祭之者也雖名爲宮實不立廟又宣十二年楚莊王祀于河作先君宮以告成事是古人固有偶因一事而立先君之宮者旣事則毀之非遂以此爲不遷之廟也故經書立武宮不書立武世室傳稱立煬宮不稱立煬世室且楚之宗廟在郢而莊王所作之宮且僂人必以其倫三宗守成之遠在河上其非立廟可知

主猶周之成康宣王也文武開創之君猶殷之成湯也不以成湯比文武而以三宗比文武可謂僂得其倫乎蓋文武之廟之不毀以其爲開創之君耳凡開創之君其廟皆不毀是正法非權禮不得以殷之稱宗不可預爲設數者比也肅以高祖之祖父爲祧不知廟制與服制及宗法相表裏以言乎服則四世而窮以言乎宗則五世而遷此禮達乎上下不以天子諸侯而有異準此則親廟亦不得有

加乎四廟之外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

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程子此言是廟制定論然則

親廟性四不得有六明矣故祧廟以一為正其數可增而不可減親廟

以四為正其數可減而不可增

大夫一昭一穆合四主為二廟也士則併四主於一

廟廟雖遞減而高曾祖禰之主未嘗減也

天子親廟與諸侯同其隆於諸侯者

在祧廟大夫祧廟與諸侯同其殺於諸侯者在親廟義各

有當何必專以親廟之隆殺為隆殺乎又肅解祧字其義

未確當以鄭說為是按祭法於天子稱遠廟為祧諸侯以

下俱不言有祧蓋蒙上天子之文也肅既言天子祭高祖

祖父又以高祖祖父為祧其意若曰祧者遠也以其為高

祖祖父故謂之遠廟以其為遠廟故謂之祧然則諸侯以

下不祭高祖祖父卽無遠廟無遠廟卽無祧而聘禮何以云不腆先君之祧左氏何以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豈皆僭用天子禮耶鄭注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此祧字確義也又注祭法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是廟之爲祧因遷主得名遷主藏於遠廟故遠廟爲祧遠廟者太廟世室之通稱也祭法二祧疏第以文武二廟當之非是祭法言天子七廟自考廟至祖考廟僅得其五然所謂祖考廟已兼后稷及文武二廟言之矣又云遠廟爲祧者遠廟卽祖考廟也遠廟爲祧明三廟俱爲遷主所藏蓋諸侯五廟遷主藏于太祖之廟故卽以太祖之廟爲祧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是也天子七廟先公之主藏於太廟先王之主藏

於世室則太廟世室俱得稱祧固不得僅以世室爲祧廟

也守祧注甚明賈疏亦謬祧以廟言不以主言然論廟

則自有太廟世室之名因其爲遷主所藏故又謂之祧

指后稷文武后稷文武固月祭矣馬晞孟駁疏說謂文武

不當廢月祭誤也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惟禘祭則毀

廟之主陳于太祖則此所謂享嘗猶祭統之大嘗禘而非

時祭之嘗也祧廟與親廟異者親廟遷遷而祧

廟不遷也若祧廟亦次第而遷則何以別於親廟然則曷

言乎二祧曰有太廟之祧有世室之祧一藏先公之主一

藏先王之主故曰二祧總之三昭三穆其二卽文武世室

也世室惟二不可增加不必如劉歆宗無數之說親廟惟

四亦不可增加不得如王肅高祖祖父爲祧之說明乎此

則廟制定而小記之文亦可得而解矣

郊社辨

知禘祫之說則郊社可類推矣故以此繼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

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

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疏

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示皆有禘稱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禮記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上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注禮祭法有虞氏郊

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注舜當為嚳字之誤也

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

春秋襄七年左氏經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

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郊祭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

言祈農事者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雖不祈其實福以祭

降少牢饋食之末尸緇主人使女受福於天宜稼于田郊天之

義亦由是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

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郊天之祭也其下即

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

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 注啟蟄夏正建寅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之月耕謂春分

禮記雜記下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疏正月周正月建子

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

仰也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

威仰而已 左傳襄七年疏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

之三月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

錄左傳當得其真 按獻子言正月至安知非夏之正月乎竊疑

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

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

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

兆於

南郊就陽位也

又於郊故謂之郊

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

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

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

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

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案周禮冬至祭天

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

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邱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

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上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上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上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按魯郊。惟周建寅之月。當從杜預說。魯雖得用孟春之郊。其禮當與天子小異。然既三十。則不應無建丑之月。恐穀梁之說亦未可從也。此記所載。是魯之郊禮。既非天子冬至之祭。亦與天子孟春之郊不同。記者誤。以此爲周禮。故一則曰周之始郊。再則曰王被袞。以象天。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有天下。冬至祭天。適逢辛日也。又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注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戴冕。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戴冕

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

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素車即掃地而祭器用陶甒之義非用殷禮

按乘

又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

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按祭莫大於圜丘此記所云郊者孟春之郊而誇大之如此蓋魯無圜丘之祭

故以孟春之郊兼用圜丘之禮猶太廟天子明堂明堂之制與

太廟同而稍為宏敞魯無明堂故太廟得兼象天子明堂耳康成謂推魯禮以言周事信矣說文每引魯郊禮當在逸禮三十九篇中漢儒猶及見之

周易上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疏謂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按祭天莫盛於

圜丘何獨缺而不數圜丘以帝嚳配故稱祖考先王泛指周之天子不必定屬武王

禮記祭法疏案聖證論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

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

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

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畧如此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太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曰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

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
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
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
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
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

又郊特牲疏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
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
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
又徒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
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
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

及鬯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旣以祭法禘鬯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鬯無廟故知周人尊鬯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鬯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鬯配圜丘之文知郊卽圜丘圜丘卽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性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

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上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

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壘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融又爲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按此疏言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其實魯郊在孟春不在冬至惟於孟春之郊或參用冬至之禮作記者遂謂魯郊在冬至故雜記引孟獻子之言既改啟螿爲正月日至而郊特牲謂周之始郊日以至又誤以周圜丘之禮釋魯郊也

禮記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

疏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

竝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謂包土庶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疏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

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

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

注大社王爲羣姓所立

又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

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注中霤亦土神也

禮記郊特牲疏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以社爲五土總

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

殖之功配稷祀之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

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
細別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
中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
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
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
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
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
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
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戴養之功故用太

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
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
郊牛二明知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
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
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
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
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
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
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
說伐鼓於社責土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

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
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
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
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
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
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又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
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

按三者當以仲春之祭爲正猶祭天有九日圜

丘之外當以孟春之祭爲正也

禘爲宗廟之祭先儒無異議也獨鄭氏謂禘有三論語禘

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小記大傳不王
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禘黃帝而郊饗謂祭
昊天上帝於圜丘也於是王肅之徒羣起而攻之按小記
言禘卽曰立四廟大傳言禘卽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
祿及其高祖則所謂禘者明指宗廟之祭而鄭氏以爲郊
祭謬矣南郊稱禘必無是理若乃祭法之禘則恐非宗廟
之祭也祭法曰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兩句之中
凡有四事上二事祀天神下二事享人鬼文義甚明今以
此爲宗廟之祭則享鬼者三祀神者一旦先言禘而後言
郊言之無序莫甚於此其不然也決矣故吾竊疑康成之
說爲是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以周禮大司樂考之上言

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此非每歲所行之郊社及祠
禴烝嘗乎至圜丘之六變方丘之八變宗廟之九變特別
言之則非尋常之神祀祇祭鬼享故鄭氏曰此三者皆禘
大祭也蓋不特祭天得稱禘卽祭地亦得稱禘禘爲大祭
總稱不專施於宗廟大祭猶言殷祭殷之爲義有二曰盛
也

公羊文中也

周禮大行人注

禮之盛者不可數舉必間歲而一

行之故曰中先王之制禮也有豐有殺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時聘曰間殷覲曰視皆隆殺相間之意祭祀尤禮之大

者也故有時祭復有殷祭於四時而行殷祭則數數則黷

黷則不敬有殷祭而無時祭則疏疏則怠怠則忘疏數適

均豐殺有制宗廟如此何獨於天地而不然然則郊社乃

每歲之時祭而圜丘方丘者其三年五年之殷祭歟斯禮也吾於周易豫之大象得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卽殷祭之殷作樂殷薦非圜丘之祭何足以當之王學之徒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亦未之思爾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郊特牲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

大報天與下文大報本文義正同註訓大爲徧恐非

祭之日

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氏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然則郊以孟春社以仲春而圜丘方丘則以二至郊專祭日社專祭句龍而圜丘方丘則徧及天神

地祇此殷祭之異於常祭者也或曰圜丘方丘宜在何處

曰祀天必於郊祭地必於社猶享先祖必於廟地官鼓人

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

或謂社當作祇字之誤也

以路鼓鼓

鬼享此與大司樂文相應則方丘亦在社也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別

無祭地之文

方丘在社則圜丘必在郊矣

補考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以追享

朝享爲禘祫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朝享爲朝受

政於廟按追享當從先鄭之說朝享當從後鄭之說閒祀

猶言殷祭殷者中也閒亦中也

朝諸侯於明堂因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亦殷祭也

朝享蓋指此鄭以每月告朔當之恐尙未是

又按禮記周公祀諸侯於明堂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鄭氏以來皆分爲二

事絕不相蒙唯長樂陳氏謂因朝諸侯遂率以祀文王其說近是鄭氏謂明堂非朝諸侯之處周公權用之又以月令季秋大饗帝爲宗祀文王之禮然月令乃秦法非周制也秦變封建爲郡縣無諸侯朝京師之事故於每歲季秋行大饗之禮周制十二年王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其朝之之處於明堂趙岐注孟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此其明證也宗祀文王當在此時故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此時海內諸侯咸在也則陳氏之說信而有徵矣又覲禮末稱諸侯覲於天子爲方明壇鄭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引司儀注爲證是鄭意朝諸侯在方明壇不

在明堂不知方明壇用覲禮明堂用朝禮明堂之位諸侯

西面諸伯東面方明壇則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

下等

司儀有明文鄭儀禮注非是

皆北面而見天子曲禮云諸侯北面

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或用朝禮或用覲禮皆臨時斟酌而行之巡狩既然會同從可知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五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黑水考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餘波入于南海疏地理志益州郡故滇王國也郡內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案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謂黑水出雞山者昉於山海經謂出張掖雞山者昉於孔穎達顏師古孔引水經而今本水經無其文顏不引水經而解與孔所引水經合則其說固有所自矣

按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

名元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於元止之水即黑水也張掖記不知何人所作

予則以爲黑水與黃

河同出昆侖無所謂雞山尤無所謂張掖之雞山也雞山見南山經不知在何郡惟知其必不在張掖何則張掖非南山也南山之雞山既非張掖之雞山南山所出之黑水亦非雍州梁州之黑水乃山海經之言黑水固非一處矣不更讀海內西經乎海內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南入海夫同一山海經也於雞山則從之於昆侖則不從於河出昆侖則信之於黑水出昆侖則不信其義安在或曰河出昆侖虛見爾雅故後人遵用其說非信山海經也曰山海經之言與爾雅相應此即其可信者黑水雖單文孤證然不謬乎經何爲其不可從吾謂言黑水者

不得已而取證山海經則舍雞山而取昆侖可也

按爾雅兩言昆侖則昆侖實有其處非如海上三山在虛無縹緲間也禹貢昆侖爲西戎之國國以山得名耳史記言漢使窮河源烏睹所謂昆侖夫必高二千五百里上有醴泉瑤池則誠不可得睹矣若猶是山也何不可睹之有然而古今異言方俗殊語徵之無可徵詢之無可詢雖置昆侖於前宜其熟視之而無睹也然則欲睹昆侖何道之從曰無難也有河在夫岷山吾不知爲岷山也知江則知岷山矣幡冢吾不知爲幡冢也知漾則知幡冢矣漢武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此語立於不敗之地試從河關以西溯流而上至水窮山盡處則昆侖見矣是故河源難尋昆侖易睹然則河源

果孰得其真曰星宿海在吐蕃界自闕展至和闐三千餘里
 之南自和闐至後藏三千餘里之東皆星宿海地也和闐即
 于闐漢書言河源出于闐南山則與吐蕃河源相去不遠同
 在星宿海今星宿海之西有巴顏喀喇山吐蕃河所出也其
 北及西北復有二山曰阿克塔齊欽曰巴爾布哈此二山其
 即于闐南山乎蒙古稱此二山及巴顏喀喇山皆曰枯爾坤
 枯爾坤者猶言昆侖也三山皆河所出故皆謂之昆侖于闐
 為北源吐蕃為南源唐以前北源盛南源微故侯君集至吐
 谷渾望積石觀河源猶未知有吐蕃河
 唐以後南源盛北源絕故杜佑曰大磧互數千里此處豈有河源黑水則又在南源之南與
 又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疏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未知山之所
 在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檣杪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

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元引

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句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

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

水經卅三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注洛

水出洛縣漳山漢書地理志云雒水出廣漢郡雒縣章山亦言出梓潼柏山山海經

曰三危在燉煌南句與嶧山相接山南帶黑水按今山海經無此語則已佚矣

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導經云出三危山所未詳

按三危所在當以地記爲正孔疏雖斥爲妄書然曰三危必

在河南則亦不以地記爲非也水經以爲洛水所出則去蜀

不遠矣山海經謂三危在燉煌南者蓋遠言之猶海內東經

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閩西北若求浙江於閩則不可得也

杜氏以檣杪為三苗故謂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後人因謂

三危在燉煌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

此說殊不足信三危在積石之南

此大積石也孔疏謂在積石西南者當指小積石

岷山之西正當西傾之西南而地記云在鳥鼠西南者西傾

在鳥鼠西南三危又在西傾西南三者參相直

水道提綱

卷八 江上

黑水河即古所指茂州鐵豹嶺水也

按即李膺所謂大渡

河見後

出邊外番地有兩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在岷南

源之西南二百餘里

又名馬爾隆必拉在岷北源之正西西北距大積石可百餘里

水東北流

折而東南曲曲行二百餘里其南源西南自山中

名雅爾隆必拉在岷南源

之西少北

東北流二百數十里來會又東南百里入邊又東南百餘

里折南流八十里又折東南流九十里至長甯堡西北與大江

會別本圖二源皆東南流無東北流之道未知其審

按提綱又云大江有二源北源曰岡出阿林南源曰那哥多

母精阿林山勢廣博自巴顏喀喇山連接而東千里不斷至

九里古拉達巴罕山即黑水河上源又東而北而東北為那

哥多母精山然則九里古拉達巴罕與岷山相接安知非即

古之三危乎古黑水河至汶江微外當即南流為泲水其別派入江與否不可知古今未必同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水經作岷山西南行羌中入南

海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按廣柔故城在今汶川縣西北禹貢和夷底績

水經注三十鄭元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案鄭解因桓是來以桓是為隴阪名然則鄭意漢志

桓水乃和夷之和非桓是之桓也然和夷當在西傾之南桓水之西貢道由西而東正合因桓之義鄭氏以白水河為桓殆失

之矣 鄭蓋讀是爲氏說文云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墻者曰氏又云阪山脅也又云隴天水大阪也按阪爲山脅通稱是天水大阪鄭意以阪釋氏因連言隴耳氏乃巴蜀方言無關秦隴鄭又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是鄭意桓氏在梁州不在雍州明矣近世主張鄭學者往往屈經從鄭并鄭意失之不可不辨磴道盤折謂之桓氏桓水亦以此得名貢道由陸路來故曰因桓是來

按中山經云岷山其獸多夔牛郭璞云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竊詳郭注蜀山猶言蜀郡之山也班氏言桓水出蜀山意亦如是郭氏泛言之不專指岷山班氏渾言之實卽指岷山也若指廣柔蜀山何不繫縣下乎水經直作岷山正合班意李膺所指大渡河之源亦卽此耳 又按和旣讀爲桓而泝又與和聲相近疑泝水卽桓水也漢世但知汶江徼外有入江之泝水不知湔氏道徼外有入南海之桓

水班氏亦不甚分明故兩見之而繫桓水於郡下但言蜀山不言岷山以示闕疑之意禹貢言黑水入南海班氏言禹貢桓水入南海雍梁之間未必有二水俱入南海蓋黑水既湮先師知桓水所行卽黑水故道班氏采獲舊聞故不志黑水所出而特志桓水所入以見之

黑水之有桓水猶弱水之有羌谷水也班氏於弱水止載

桑欽說亦傳疑也於羌谷水則云至居延入海又曰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明羌谷水與弱水合流也

又按

桓水出岷山而西南行則必入黑水河矣禹時惟此以上謂之桓水後世則并黑水河以下通稱桓水或謂之泚水或謂之大渡河而桓水直至南海則其名之所包更遠矣

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

嶺卽岷山羊膊嶺之異名也

按岷山廣博松潘茂州皆有之而江源當以松潘爲是則大渡河所出之鐵豹嶺實在松潘不在茂州也大渡河出羊膊嶺西南流與桓水出蜀山西南流水道脗合故知大渡河卽桓水矣桓水爲泚水上源青衣之大渡水入泚故謂泚水爲大渡河并其上源亦謂之大渡河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汶江縣

故城在今茂州北

泚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

入江過郡二行三千四十里

說文泚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

入江从水我聲

按漢志作泚字之誤也水經注引呂忱字林亦作泚則其誤已久

水道提綱

卷八
江上

陽江卽大渡河源自灌縣西南境大邑縣邛州西北境霧

中圓覺牛心三山以西諸山經小金川司大金川司至上下魚

通曰大渡河 乾隆府廳州縣志雅州府清溪縣泅水今名大

渡河在縣南自茂州西南徼外發源經打箭爐流入與越嶲廳

分界

按越嶲廳即漢越嶲郡闡縣

按今之大渡河其源與古異蓋汶江徼外之道已湮也漢志

雖繫泅水於汶江徼外而云行三千四十里蓋并上源之桓

水計之若自汶江至南安則無此數今大渡河發源於邛州

徼外去茂州不遠財千五百里耳

水經注

卅三江水

布僕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旄牛道

今清溪縣

在邛

嶧山表

卽嶧山在今榮經縣西南

水從縣西布僕來

旄牛道一作旄牛縣布僕疑山名

分爲

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

今邛州

入文井水文井水又東

逕江原縣

今崇慶州

縣濱文井江

卽文井水

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

今新津縣

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逕越嶲郡都縣西

今西昌縣

東南至雲南

郡之青蛉縣

今雲南楚雄府大姚縣

入于僕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

而與貪水合又逕甯州建甯郡

今雲南府

厯雙柏縣即水入焉又東

至來唯縣入勞水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蒼冷縣南流入于海

按至蒼冷入海者勞水也此乃云僕水者所謂異流沿注互受通稱也南中水多類此

漢書地理志蜀

郡臨邛僕于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

按即布僕水所

入之文井江也

又越嶲郡青蛉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

二行千八百八十里

又益州郡來唯勞水出徼外東至蒼冷

唐為峯州在安南都護府西北一百三十里

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按布僕水在旄牛之西當泚水之汭故得至臨邛入文井江

其南逕邛都者必越泚水即是泚水之下流也泚水至旄牛

徼外分爲二流其一東入江其一與布僕水合流而南

海內經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漢書地理志蜀郡旄牛鮮水出徼外今打箭爐南入若水若水亦出

徼外南至大茆當與定茆相近入繩定茆今鹽源縣又越檇郡遂久廢縣在今鹽源

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夔道入江若水即今鴉龍江水經注若

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下文水出徼外至旄牛道

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檇大茆縣入繩按漢志言若水入繩屬注言鮮水入繩亦因合

流而得通稱也

按鮮水下流疑與布僕水合布僕水本大渡下流故又名州

江大度布僕水自北而南要必越若水繩水然後至青蛉入

僕也水經又言若水南過越檇即都縣西亦即布僕水所過之境屬氏又云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

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
夔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律按大渡水即州江大度
也鄺氏於羣水獨不言布僕布僕雖自入僕然既注
繩若則亦分流入江鄺氏不數故疑布僕即大渡水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今雲南府晉甯州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

有黑水祠按大澤當即滇池下流鄺氏言温水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又言葉榆與僕水同注滇池澤明大澤與

滇池澤二而一者也今葉榆温水俱不入滇池僕水無考滇池
下流為普渡河入金沙江又按華陽國志滇池縣有澤水水神
祠祀亦有温泉如越嶲温水此言黑水祠乃祀滇池之神而縣
界又有温泉耳劉昭注郡國志於黑水祠下引此云水是温泉
似以黑水為温泉
殆誤會常氏意也

又牂柯郡潭封温水東至廣鬱今廣西思恩南甯二府入鬱過郡二行五

百六十里 又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今屬

廣東肇慶府及廣州府新會縣入海過郡四行四十三里 水經注温水出

牂柯夜郎縣廢縣在今貴州石阡府城西南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今雲南曲

靖府南甯縣

又西南逕滇池城

池在縣西北

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

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又東南逕興古郡

今雲南之廣西羅平霑益三州臨安

一府貴州之安順南籠二府

之毋椽縣東又東南逕律高縣南

今曲靖府馬龍州亦屬興

古

又東南逕梁水郡東南逕罽封縣北

按漢志温水在罽封縣下蓋自毋單至罽封凡

温水所行之道漢志皆屬之僕水也

又逕來惟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又東至鬱林

廣鬱縣為鬱水

東合南水水自鬱谷源東逕桂野北又東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葉榆

今雲南大理府太和縣

葉榆澤在東水經益

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注自縣南逕遂久縣東

又逕姑復縣西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

縣

今雲南府富民縣

南與濮即僕水同注滇池于連然雙柏縣也

連然今安甯州

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又

逕賁古縣

今臨安府建水縣

北東與盤江合經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為

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注葉榆水又東南絕温水

按葉榆與勞水俱至菴冷

葉榆由牂柯西隨至菴冷勞水由益州來惟至菴冷是勞水在西葉榆在東也葉榆絕温水處蓋在今廣南府界

而東

南注于交趾經過交趾菴冷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

界復合為三水東入海注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又東

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菴冷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

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

經言三水此其二也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于

縣南又東逕羸樓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中水

又東逕羸樓縣南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又東流隔水有

泥黎城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逕九德郡北江水對交趾

朱戴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切縣北又東逕句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元和志

交州龍編縣朱鳶江在縣北卽楛

同葉

榆水之一源也

按葉榆河卽今之洱

海今洱海上源爲黑水河出浪穹縣及劍川州東南界山其下流入漾備江漾備江入瀾滄江瀾滄江至越南爲富良江源流與古迥異富良與朱鳶未知是一是二

按温僕葉榆三水旣會滇池則已合而爲一矣復由滇池流出分爲二道其一道東南流仍爲温水至來惟又分二派一

派東行

洪氏以爲卽南盤江

至廣鬱入鬱一派從右出仍爲僕水與勞

水合東南至茺冷縣入海

按葉榆至茺冷分而爲五合而爲三漫衍十四縣津流廣遠勞水西

來當興之合不能越之而東出然江水注云僕水至茺冷縣南流入于海則勞水乃南流獨自入海不東合葉榆也後漢

書馬援傳援奏言西于縣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
海二縣此三縣界俱有葉榆水則流逕千里矣又通典浦陽
縣屬驩州驩州北距安南都護府治當亦不下千餘里勞水
南流須環西于南界至驩州入海海口距蒼冷甚遠漢志言
勞水行三千五百里蓋通海口計之其一道東北流仍為葉榆水至賁古與盤

江合洪氏以為即北盤江又東南與温水合今南北二盤合處在廣西泗城府界復分二

派一派與温水俱東入鬱一派絕温水而東南至交趾郡復

東合鬱水至四會入海按浪水入鬱謂之浪鬱鬱水入海謂之鬱海温水注云鬱水南逕廣州南

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按道元云鬱水至壽冷入海壽冷本日南西捲縣地宋始析置去

南海三平餘里與漢書大異可疑漢志鬱水首受夜郎豚水
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郡四謂牂柯鬱林蒼梧

南海也若至壽冷入海則豈止四郡亦豈止四千里乎浪水
注云其一南入者鬱水別派至四會入海者道元之所謂四

會乃交趾之四會浦非南海之四會縣名同實異易於混淆
不可不辨鄺意浪水南行者即鬱水之正流其東出者自是

浪水別派然則恒水入海之道有二一由蒼冷一由四會也
非鬱也

東北至山海關六百里南至山東界二百五十里東南至山東之登州府八百餘里海自直沽南經靜海

縣東又南稍西為青縣東之濟溝小口又東南經鹽山縣東北

又東南入山東界自武定府之海豐縣東北有大沽口又東南

經霑化縣濱州東北又東南為利津縣東北之大清河口俗曰

口東省巨川又東南經蒲臺縣東北又東為青州府之博興縣

棗安縣東北即小清河口也又東南經壽光縣北萊州府之濰

縣東北昌邑縣北有小水口五濰水口其大者自小清河口而

黑洋口為于河口為白狼河口又東為濰口俗曰淮河又東為北膠河口又東為海倉口

又東北經萊州府治掖縣北北有海廟口其西曰芙蓉島又北為三山口又

東北經登州府之招遠縣西北有界河口又東北有地懸入海

中曰嶗嶼島又東北經黃縣北有小水口西又東北經登州府

是書經解讀編 頑石廬經說五 七

治蓬萊縣城之西北而東

蓬萊閣在府西北北有廟島西北曰大小黑山二島東曰長山島又北曰

候雞島高山島又北曰鼈磯島稍細又東北曰碗磯島稍大長山島之東曰沙門島小竹大竹二島皆在府東北灣子口之北

○海自海豐至蓬萊蓋千有餘里海中洲嶼落落如星羅碁布其大者曰大欽

小欽南黃城北黃城四島

並在長山島西廟島之東

北與旅順口隔海相望

按古碣石在昌黎縣南自旅順西距碣石五百里而贏自大小

凌河口南距海倉口千里而縮此古之勃澥也碣石以西本古

之逆河今則與勃澥混為一壑矣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直隸永平府渤海在府南一百六十

里東連遼海西抵天津南通山東登萊浩瀚千有餘里自直沽之北折而東去豐潤灤州之南各一百二十里樂亭縣南四十

五里又迤邐東北遠昌黎撫甯二縣東南歷山海關接甯遠州界其在昌黎縣南者又名溟海去縣三十餘里海至此突然北

出七里而贏亦曰七里海○順天府寶坻縣七里海在縣東南百三十里

史記河渠書曰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漢書溝洫志同

此蓋經師相傳

言黑水者紛如聚訟東樵先生力主韓汝節說謂梁州黑水與雍州不同辨論甚詳究其大旨一言以蔽之曰吐蕃河不可越耳誠知黑水之源在河源南則初無隔闕而雍州梁州之黑水不必岐而二之也夫黑水班鄭所不知

或疑天問云黑水元趾三

危安在似屈子時已不知黑水所在今以張掖記攷之元趾卽簡狄所浴之水屈子之意謂若以元趾爲黑水則三危安在乎蓋所問在元趾

後人何敢臆斷然沿波討源似猶有可

言者閒嘗本之山經參之地記稽之班書酈注於雍梁二州閒得水道凡六曰黑水河曰桓水曰泚水曰布僕水曰僕水曰勞水就此六水觀其會通則知雍州之水可至于梁梁州之水可至于海其果爲黑水故道與否固不敢知然由是求

之庶幾雖不中不遠耳

三危在積石東南黑水入雍州境過三危東約三四百里可界雍之西南

境自湔氏道至大祚約二千里可界梁之西境若謂雍州黑水必繞出星宿海而入緬甸之金沙江則恐無是理按金沙江卽今後藏之雅魯藏布江南流至厄訥特克國入海其國更在緬甸之西去中國絕遠禹時未聞重譯而至卽或訪知有是國爲黑水所經古史矜慎不應以傳聞之詞著之簡策又况導之云者東樵先生以爲禹治水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凡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則彼厄訥特克豈禹舟行之所屆哉至若蒼泠四會去荊州不遠義叔於是測日影焉聲教所通遣官屬往視不難核實舍此而問金沙江與夫條支弱水何以異其不然也

必矣

于闐地勢極高故張騫言于闐之東水皆東流張掖伊吾並在于闐東其水斷不能西行至于闐而繞出河源

也

附錄水經注

卅六

自朱提至棘道有水步道

句水道有黑水

羊官水

按此亦有黑水之名與瀘江合流者也

渤海記

水道提綱奉天府甯海縣旅順城三面懸海南望登州蓬萊僅

二百五十里

南過海至北黃城島僅百餘里

西望天津千里海自旅順城折而

北經城西其西為鐵山島

又西為雙島

又北而東為甯海縣西又北

稍西為復州城有小水口三復州城西南為長興島

島大數十里海中洲

之巨者

又北而東為永甯監城李官屯熊岳城蓋平縣之西有小

水口三

熊岳水口西有兔兒島蓋平縣西有連雲島皆小洲

又北有耀州河口又西北為

海城縣西南之大遼河口又西北經右屯衛南有小水口二至

衛南爲大凌河口又西經錦州府爲小凌河口又西稍南經松

山杏山東南塔山村東

東有小筆架大筆架二島

又西南經連山雙橋二城

甯遠州東南水口

口東南有桃花菊花二島菊花卽明所稱覺華島也

又西南經沙河所

中後所高兒河前衛中前所五城南有小水口五又西入直隸

界爲山海關南

自山海關之南東北至大遼河口六百里大遼河口南至旅順城六百餘里

自山海

關之南經山海衛南又西南經撫甯縣東南有小水口四又西

南經昌黎縣東南有小水口二又西南經樂亭縣南之齊家莊

爲永平府之灤河口又西有小水口又西經灤州南又西經順

天豐潤縣南之澗河莊南有小水口三又西經神堂韓沽南寶

坻縣東南境爲薊運河口海折而南經武清縣東南境爲新河

鎮東卽天津直沽口也口曰大沽有海神廟當天津府之東南

之說勃海非大海亦非逆河辨別甚明其說自不可易自程

大昌謂勃海卽逆河逆河之東卽大海胡肫明從之予以爲

不然勃海之名起于戰國見齊策及列子亦曰少海見韓非

子一曰勃解見子虛賦及說文雖非禹所名然流俗相傳必

有取義河也而謂之海其義安在夫江至海門爲江尾未聞

海門之西可謂之海也何獨於逆河而有勃海之名說文曰

郭解海之別也

俗本誤作海之別名也
也錐指引此不誤

應劭注子虛賦曰勃解

海別支也索隱引齊都賦曰海傍曰勃斷水曰解先儒說勃

海初無異義蓋碣石東至旅順海水之別而入者也故謂之

勃海碣石西至直沽河水之合而出者也故謂之逆河至于

碣石入于海由逆河而入勃海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由勃海

而入逆河也河海之分不容稍有假借豈得謂河之尾卽海之別乎今就諸書攷之齊北有勃海豈謂有逆河乎遊少海豈謂遊逆河乎浮勃解豈謂浮逆河乎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相傳在勃海中豈謂在逆河中乎其尤可證者封禪書載秦八祠四曰陰主祠三山則在今掖縣也五曰陽主祠之罘則在今福山縣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則在今黃縣也而皆在齊北傍勃海然則古勃海東界當以之罘爲限更在旅順東一百五六十里福山蓬萊黃縣掖縣以次而西壤相接也始皇二十八年旣封泰山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腫爲漢牟平縣卽今之福山黃腫之罘成山卽八祠之四惟成山濱大海餘皆在勃海腫在黃之東之罘又在腫東故

曰勃勃海以東此二條誌勃海處所確有明據去逆河遠矣
戰國倡其名秦人詳其處漢儒詰其義了無可疑何所見而
必爲異說乎古無勃海之名故禹貢但言海不言勃海海之
別支亦卽海矣經之所無置而弗道可也若泥其文以勃海
爲逆河而非逆河所入之海於經則無徵於史則不合故不
敢從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及壽光北界
皆瀕勃海按此則勃海西境極於樂安東北自此以西

則爲
逆河

胡朏明曰漢人以渤海爲海而不知其爲逆河遂謂逆

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誠知勃海卽逆河
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諸說不攻自破今按逆河當由
今天津傍北岸以入海而孔疏云勃海郡名北距碣石五百餘
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則似由今海豐沿南岸以入海

其齟齬在此非因誤切勃海之故也以勃海為海河不至碣

石以勃海為逆河河即至碣石乎且漢人未嘗不以逆河為

勃海漢勃海郡正在逆河之傍王莽改曰迎河迎河者逆河

也蓋自九河既塞逆河僅存其名復為海水所蕩溢五百里

與勃海混而為一遂蒙勃海之名謂逆河蒙勃海之名則可

謂勃海專指逆河則不可又按勃海亦非一處海內東經曰

琅邪臺在勃海閒是齊南亦有勃海也南膠河口在此而北膠河則至海倉口入

海南北相通元人嘗於此議開運道蓋凡海之別支皆得名勃海耳萊陽縣南亦有海渚

曲入二處高麗之北有勃海圖蓋亦以海曲得名爾雅十藪齊有海隅海隅猶言海

濱齊語曰渠弭於有渚賈侍中曰渠弭禪海也水中可居者

曰渚子虛賦曰東階巨海階與渚古字通勃海也禪海也海

隅也其實一也

狸首詩考

狸首曾孫大射儀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然則曾孫之詩漢世儒者皆能讀之二鄭亦嘗見其全篇非他逸詩偶因傳記微引而僅存數句者比且其詩今故尙在也不讀大戴投壺篇乎於曾孫侯氏八句下復有質參旣設四句弓旣平張十二句嗟爾不甯侯五句語意相承其爲一詩無疑中間或雜以他語則錯簡也此非曾孫之全篇乎夫投壺本奏狸首而篇末特載曾孫之詩則曾孫之爲狸首明矣元熊朋來及近世秀水朱氏亦見及此顧朱氏以嗟女不甯侯爲首章則與曾孫

爲章頭之說不合當仍大戴原文爲是其名篇之義則大射注
釋之已詳孔氏射義疏云篇中有貍首二字故以爲名此說非
是篇中無貍首字故鄭取詩中之言釋名篇之義若本有此二
字則其義已顯何庸復釋且當時亦不至失之而謂之曾孫矣
詩固有不取篇中字爲名者小雅之巷伯大雅之雨無正頌之
酌賚般是也何獨於貍首而疑之然詩第言諸侯不朝故抗而
射之不言射其首也鄭以篇名貍首故以射首言之皮侯之棲
鶴猶獸侯之畫頭有首象焉或曰貍獸名也射人王大射則以
貍步張三侯注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必獲是以量侯道
法之然則詩歌貍首猶張侯用貍步雖非鄭義亦可以備一說
或又疑騶虞采蘋采芣皆風詩也曾孫詩似雅其體不類騶虞

言田射采蘋采蘩不言射狸首則專言大射其詞不類夫堂上堂下之樂必以類從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一類也南陔白華華黍一類也他樂則不必相類趨以采芡行以肆夏采芡肆夏豈相類乎然則何以不載於經曰偶逸耳逸於經而存於禮則記者之功大矣

韎韐說

嚴九能謂晉語卻至以韎韐之跗注韋昭注云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今本毛詩瞻彼洛矣箋云韎韐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與韋昭所引不同蓋後人妄增也蒐今音所鳩切古音當讀如鬼故茅蒐二字急疾呼之則成韎然則韎之一字已當茅蒐二字

不得以鞮當茅以鞞當蒐也後人之誤由誤讀毛傳所致傳云

鞮鞞者茅蒐染艸也一曰鞮鞞所以代鞞也云鞮鞞者此與下

為目也云茅蒐染艸也一曰鞮者此釋鞮之名也染艸本名茅

蒐一名鞮也定本作一入曰鞮亦通賈逵曰一染曰鞮正與毛

傳合觀定本愈見鞮字當絕句若云一入云鞞所以代鞞也者

此釋鞞之制也士用鞞大夫以上用鞞祭服曰鞞常服曰鞞是鞞即鞞也故曰

鞞所以代鞞也孔穎達不得其讀乃曰一染謂之鞮鞞一似鞮

鞞二字相連成文不可拆分者然則鞮鞞之跗注又何以稱焉

鄭注儀禮曰鞮鞞緼黻也又注玉藻云緼黃白之閒色所謂鞮

也鄭專以鞮釋緼未嘗連鞞字言之說文鞞在市部其說曰士

無市有鞞其色鞮淺不得與裳同無市有鞞即鞞以代鞞之意

其色靺淺卽黃白閒色之意又韋部靺茅蒐染韋亦與毛鄭說合總之茅蒐爲靺初不連韋爲文毛許鄭三君之說若合符節又鄭注儀禮曰齊人名蒨爲靺韋此韋字亦後人所加賈疏云周公時名蒨艸爲靺草以此靺染韋合之爲韋因名韋爲靺韋也此說最明蓋靺者蒨之別名也韋者韋之別名也以靺爲韋謂之靺韋齊人自名蒨爲靺耳若以靺韋兩字爲艸名亦將以緼韋兩字爲色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六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黃鍾之宮解

禮記月令呂氏春秋適音古樂史記律書周官攷工記皆言黃鍾之宮舊說未明今解之曰旋宮之法以一律含五聲以一聲周十二律有黃鍾之宮則必有黃鍾之商黃鍾之角此以一律含五聲也有黃鍾之律繼之五正聲皆由濁生清

附論見後

乃復由

清生濁令角聲微下與姑洗相中然後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生蕤賓得和繆二音和繆以律繼聲而五聲亦各當一律於是因七音而有七律是和繆與角本不相屬賴角生姑洗爲之轉關淮南此條深明七律之義而微蔡氏說則淮南之義亦未易

明也說者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皆間一律唯角徵羽宮之
間相去二律故以和繆彌縫其闕予謂姑洗爲角使之微濁正
爲蕤賓地南呂爲羽使之微濁正爲應鍾地蓋五正聲本無欠
闕不待補也其在七音則和繆不可缺然和繆之設乃所謂以
七同其數者非補苴罅漏之謂先爲七音乃後以律和之非按
律求聲也若漢武詔曰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
羽姑洗爲角就五聲而以律相準則角徵羽宮之間眞有罅隙
矣是故聲律相準專爲七音設法以七律準七音則可以五律
準五聲則不可或曰史記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十
二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唐孔氏謂以數相準况昭二十年
左傳正義

然則五聲清濁之差亦有疏密不得如階級然曰史記所言乃

律數非聲數觀其標題而知之矣三分損益是律呂相生之法因以律準聲故以律數爲聲數爾月令春音角數八夏音徵數七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中央土音宮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自十至六五聲一周自五至一又一周焉以相準況庶幾得之夫以律準聲本不甚密然周人作之必有劑量之法故能變而不失其正後世律呂失傳徒知音之有七而不能以律和其聲循聲索律茫然失據隋以林鍾爲黃鍾宋以夾鍾爲黃鍾俗樂二十八調以夾鍾宮爲仲呂宮林鍾宮爲南呂宮而律舛矣燕樂以變徵爲宮變宮爲角管色以合字爲宮又以四字爲宮而曰商聲而曰太簇聲鞀鞀支離無所是正皆爲七律所誤也昔陳暘以四清二變爲樂之蠹議欲去之然不能明言其故

故終無以取信於人誠知聲自聲律自律聲止於五未嘗有七律以立均非以準聲則四清二變不待放而自無矣

徵爲下徵角爲清角

荀勗笛律與此合

以五行相生之序爲五聲清

濁之差

此相生之一法也凡五聲無不可相生者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必定用三分損益之法

五聲窮

於角至角無可生矣今欲加和繆二音

和繆京房謂之變宮變徵沈括曰變宮變

徵實非宮徵毛奇齡曰有正始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據此二說則不若和繆之名爲當

故移聲以

就律角既清於姑洗而清角又清於正角則角與姑洗離而

爲二故可以相生既生姑洗則聲變爲律矣遂由姑洗生應

鍾由應鍾生蕤賓

此節七生字其例不同上四生字皆下生也角生姑洗則上生矣應鍾蕤賓仍一下

一上是應鍾蕤賓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夫聲至角而已窮和

繆以律相生使五聲窮而不窮此七音所由成也姑洗爲角

正音也在七音爲正音應鍾生於姑洗故得比於正音而爲

和比類
寐切應鍾爲和非正音也蕤賓生於應鍾故不得比於正

音而爲繆

論樂者動輒言律每辨一聲不曰宮聲而曰黃鍾聲不曰商聲而曰太簇聲或爲之說曰凡專言宮商者皆屬黃鍾均太簇爲黃鍾之商太簇聲猶言商聲也然則大夷夾無仲五律黃鍾均所無復是何聲乎

變宮變徵由於聲律之相配若聲自聲律自律則二變無所施矣然其音不可廢也蓋管色乙字乃宮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管色凡字乃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商亦有低者卽管色句字是也宮商角各有二音兩兩相連與徵羽之隔八

相應者不同故必廢二變之名然後各得其實而句字亦非贅設矣

旋宮說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者五味自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還也旋之爲言循環無端之謂也陳仲儒曰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予謂十二律皆宮聲也十二宮並列初無次第是故聲可旋而律不可旋以七音行乎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六宮遞而不旋自蕤賓至仲呂六宮旋而不周俱非旋相之義國語七律後之言旋律者祖焉然未必盡得其意以本文攷之有黃太夷無四宮似專以六律爲宮而六呂不用六呂所謂六閒謂

在六律之間也如呂亦爲宮則律又在呂間律呂互爲間如六

間之義何要不若旋聲之近於自然也淮南子云變宮生徵變

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此旋聲成五調之法記曰聲相應

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鄭君注云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

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方猶文章也此記及注可補鴻烈解

詁雖變之使雜仍依相生之序條理秩秩故能成方鄭注又云

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然則音與聲異經傳或言五聲或言五音大有分別七音猶五音和繆不爲調非無調也有之而不用

猶五音不用商左氏昭元年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

淫聲君子弗聽五節五聲之節有節則不亂能旋則不窮大不

踰宮細不踰羽大則聲遲細則聲速大者爲本細者爲末自宮

至羽五聲一周周而復始宮爲宮則羽爲羽羽宮相及也商爲
宮則宮爲羽宮商相及也角爲宮則商爲羽商角相及也徵爲
宮則角爲羽角徵相及也羽爲宮則徵爲羽徵羽相及也段安
節樂府襍錄云宮逐羽聲卽相及之謂矣

左旋則宮逐羽聲
右旋則羽逐宮聲

五聲遂成五降蓋遲速本末相及者旋聲也中聲以降者立調
也聲可旋故立一調而五調皆得五降專就弦音立說

詳見而
琴論

五節之旋則固樂之通例也五調主聲皆正聲也清聲非正不

爲調主

宮商角有清聲徵羽有濁聲就五正聲而論則宮爲中
聲就清聲濁聲而論則五正聲皆中聲故皆可以爲宮

而清濁皆不可以爲宮荀勖謂清角不合雅樂以此○漢宣帝
時趙定龍德並善鼓雅琴時閒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夫樂
以和平爲貴使人聞聲而泣詎雅音乎竊疑二子之琴不純乎
雅也後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昆之雅琴豈卽龍趙
之遺聲邪雅琴外兼知清角之操固無不可若卽以清角爲雅
琴則必爲荀勖所喚矣光武令桓譚鼓琴好其繁華其五降之

後與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各有五音調其音使不

軼本律之外則正矣自漢以來所謂宮則必有太簇之宮姑洗之宮此以一聲周十二律也夫宮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不召自來一均之中唯宮有管餘四聲俱屬虛含是故十二管皆宮聲也然則黃鍾之宮卽黃鍾也言黃鍾足矣之宮二字不已贅乎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分而爲二是必有說說者乃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九寸爲黃鍾然史記明以九寸爲黃鍾之宮且九寸與三寸九分清濁相應其音正同安知棗氏之量止中三寸九分之音而不中九寸之音乎案隋書音樂志引皇侃禮記疏云旋相爲宮者十一月黃鍾爲宮十二月大呂爲宮正月太簇爲宮餘律放此侃以月律論旋宮本

之鄭氏其義甚精凡律之用或以候氣或以審音鄭注月令云律候氣之管注禮運云布十二辰始于黃鍾終於南呂更相爲宮是月律當兼候氣審音二義若專主候氣則律中黃鍾之宮理不可通故鄭注中央土仍引禮運旋相爲宮以爲證孔疏云此論聲應非論氣應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如孔疏言四行之律亦取聲應明矣夫候氣祇憑一管審音必具五聲故皇侃又云十二管各備五聲

律管無孔一管祇一聲耳自宮聲外餘四聲雖借役他管

適完一管之分量

五聲成一調

亦見隋志

考經傳言律呂往往以調

言之如奏黃鍾歌大呂謂奏黃鍾調歌大呂調也然則律中黃

鍾謂中黃鍾一律之宮調其言黃鍾之宮乃專指一聲耳

月令律中

黃鍾之宮是對太簇之宮姑洗之宮言之故曰律與氏
聲中黃鍾之宮是對黃鍾之商黃鍾之角言之故曰聲

隋書音樂志下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
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蓋非但律呂以調言卽五音

亦有以調言者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然則五音與五聲似有別

姚察許善心等極言

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蓋不解周官三大祀樂之義

別有說見後

按月令言音與律旣皆以調言則所謂其音某律中

某者兩句連文實一串事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鍾正謂
奏黃鍾律之羽調耳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則奏黃
鍾之宮調因仲冬言律中黃鍾故加之宮二字以別之亦互
文見義其音宮則律中黃鍾之宮其音羽則律中黃鍾之羽
矣呂覽史記以管言攻工以聲音月令以律言其文雖同其

義各異

月令每月之首用其字者凡六句唯兩句不言其皆連上爲一事律中某連上其音祭先某連上其祀

列子湯問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

鍾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及冬至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張

湛曰商屬秋南呂八月律角屬春夾鍾二月律羽屬冬黃鍾

十一月律徵屬夏蕤賓五月律此足與月令相發明彼與候

相及故曰召曰激此正應故曰中其爲音律通融則一也

中者

不召而自來不激而自發者也

三樂說

大司樂圜鍾爲宮一節其旋聲之法乎朱子曰五聲無商非無

商音乃無商調

古無商調猶後世無徵調也蓋後世認誤徵羽之濁聲爲宮商因誤認宮商角爲角徵羽古商

居第四後世徵居第四故後世所謂徵調卽古所謂商調然則此經之宮角徵羽皆以調言

也上文六歌六奏蓋皆宮調也此節三奏則兼用宮角徵羽四

調而此四調又非取之一律如冬至祀天之樂先奏宮調以圜

鍾律之宮調爲之依荀勗法是爲夾次奏角調以黃鍾律之角

調爲之是爲黃鍾笛次奏徵調以太族律之徵調爲之是爲太

下徵次奏羽調以姑洗律之羽調爲之四調分屬四律每律各

取一調然則經何不言圜鍾之宮黃鍾之角曰此三節俱以凡

樂二字領之蓋上文六樂專奏宮調此三樂乃樂之大者故必

合四調以成一部爲字屬樂不屬律圜鍾爲宮猶言以圜鍾之

三句與旋宮之法迥別梁三朝樂有相和五引亦以調屬明乎

此則三樂用律之義亦可得言矣祀天四調用長短相次律也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長短相次之序當截用首四

律而大呂爲黃鍾之合用黃鍾則不用大呂

蓋亦取物不兩大之意又黃鍾爲陽

律之首大呂爲陰呂之首祭天故去大而加姑自夾至黃逆行

不用大呂猶祭地不用黃鍾也黃鍾居陽聲之首夾鍾居陰聲之末今以夾先黃又地祗人鬼

之律皆兩陰兩陽天神獨一陰三陽而以一陰居三陽之上是亦貞下起元自無之有之義自太至姑順轉錯綜以盡其變焉祭地四調用

上下相生律也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爲上下相生之

序當截用首四律而黃鍾天統祭地不用故退黃而進姑自林

至太順轉自姑至南逆行南呂爲姑洗之合故不以南先姑亦錯綜以盡其變

焉廟享四調則用陰陽相合之律卽上六樂中祀天神祭地祗

者截用首四律彼分樂則用之天地此合樂則用之宗廟各有當也

夫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劉歆三統之說蓋本

諸此而天統在角地統在宮人統在徵各主一調亦以錯綜見

義荀勖三宮實與周官闔合豈非聲音自然之理哉知此經之宮角徵羽以調言不以聲音則其義自明矣

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凡專舉五聲不言某律者皆黃鍾宮也徵招角招猶言徵調角調卽黃鍾宮之下徵調清角調也作此樂時黃鍾爲徵黃鍾爲角正與大司樂之文一例

曲

荆軻易水之歌始爲變徵之聲繼爲羽聲皆以調言若以聲音豈一聲可以成

景王鑄無射解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者鑄鍾而叶無射之一均蓋專鑄無射一鐘而以林鍾爲之副也凡以律準聲者無射爲宮則林鍾爲羽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是並鑄宮羽兩鐘也大也

者不宜大也故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
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過其主謂羽大於宮也無射
律之小者無射爲宮當以林鍾之半律爲羽今用林鍾全律則
無射四寸七分林鍾六寸是出均也

均謂一均之主即宮聲也一均之中宮鐘最大十二

均中黃鍾之羽鐘最重特鐘黃羽重百二十斤餘以次而輕故曰重不過石編鐘黃宮重三十斤餘以次而重故卓氏爲鑄重一均其聲中黃鍾之宮景王所鑄者特鐘也然必五聲各爲一鐘然後成均非專鑄一鐘也
景王作大林蓋用宮上生徵法故倍羽之大踰于宮也此但可施于瓦絲及石鐘則非所宜也

故曰大林琴瑟尙宮鐘尙羽石

尙角匏竹利制尙字之義從損益來上生下則損一下生上則

益一琴瑟莫大於宮弦墳莫大於宮孔故曰瓦絲尙宮鐘莫厚

於羽鐘故曰鐘尙羽磬莫厚於角磬故曰石尙角匏管有短長

竹孔有高下大抵亦尙宮而宮無定屬因時制宜隨所議而尙

之故曰利制又曰尙議尙謂依之爲準則也凡造器先定其大者厚者其次以是爲差故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尙之斯從之矣濁聲爲大清聲爲細宮商角濁聲也徵羽清聲也而五聲又各有清濁金十聲五正聲外有五清聲其高至清羽而極石十聲五正聲外有二濁聲三清聲其高至清角而極皆所謂重者從細也瓦絲五聲宮商角有正無清徵羽有濁無正所謂輕者從大也細鈞有鐘無罇大鈞有罇無鐘甚大無罇此因論律而及則細鈞大鈞皆謂律也鈞與均同卽上文立均出度之均謂調也律以立均十二律卽有十二均以劉歆三統法推之林夷南無應爲細鈞太夾姑仲蕤爲大鈞黃大爲甚大鐘罇俱特縣之鐘卽鐘師所擊者對例則鐘小罇大散文則總謂之罇以其皆

特縣也故大射樂縣笙鐘頌鐘之外惟鑄同鑄而已不更有特縣

之鐘蓋已該於鐘矣知鑄非編縣者無笙頌之別故知國語此

文之鐘亦特縣者編特異用不可相爲有無鐘以動聲孟子所

謂金聲也將奏某鈞之樂則擊某律之鐘細鈞非無大聲甚大

之鈞非無細聲甚大之細聲適當細鈞之大聲不使樂聲爲器

所掩故俱有鐘而無鑄也惟太夾等五鈞細聲大聲本各明晰

故擊鑄以起調而大者益昭卽小者亦不爲所掩也七律者以

一律爲宮而設他律爲商角徵羽及二變也一律準一音凡七

音故曰七律左傳疏

昭二
十年

釋七音曰武王旣見天時如此因此

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

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

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按伶州鳩始言七繼言聲終言律孔疏此解最爲分明蓋本意欲爲七音恐其不和乃以一律叶一音以一律叶一音則天然有七音矣音七則律亦七矣於是乎有七律是七律固遂古所無至是而始有也觀數合聲昭數語知創始時蓋竭心目之力始得成聲原非自然之節奏蓋偶一用之以示欽崇天道之意耳羽厲宣贏四樂此周之用七律也夷則爲宮得夷夾無仲黃林太七律黃鍾爲宮得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太蕤爲宮得太南姑應蕤大夷七律無射爲宮得無仲黃林太南姑七律黃太聲濁故曰下宮夷無聲清故曰上宮所用皆宮調也宮有上下之別而上宮下宮又有黃太夷無之別故以四宮分隸四樂

四者並屬陽律六閒不爲宮也姑蕤在上下之間亦不爲宮也長以上宮亂以上宮循環之道也周之用七律唯此而已春官序樂事甚詳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無所謂七律者至左氏春秋始云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九歌者九德之歌八風者八佾之舞七音者羽厲宣羸七律之樂并是樂事故曰以奉五聲唯六律爲正音之具左氏拉雜言之讀者勿以辭害意虞書在治習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唯漢書作七始詠劉歆之僞詞也七始見大傳亦泛言之非指舜樂景王之鑄無射也意中先有七律在其間七律也意中先有無射之上宮在然而武王之奏無射有容民之政焉景王之鑄無射則離民之器也州鳩風諫之旨微而顯矣

對編鐘言則編縣爲鐘特縣爲鎛禮經之鑄是也就特縣而論則小者爲鐘大者爲鎛國語之有鐘無鎛有鎛無鐘是也特縣之法每鈞五鐘每鐘一虞五虞而成一堵有事陳於庭則左右各一堵儀禮笙鐘頌鐘之南皆有鎛說文鑄字注云堵以二與禮經合若盛樂所奏不止一鈞則左右異鈞其餘燕飲饗射則左右同鈞矣林夷南無應爲細鈞細鈞非無宮商之大聲然概用鐘而不用鎛太夾姑仲蕤爲大鈞大鈞非無徵羽之細聲然概用鎛而不用鐘黃大爲甚大亦不用鎛蓋細鈞用鐘大鈞用鎛聲器相稱然後鳴者可鳴而昭者益昭甚大則聲自昭不假器以鳴之故不用鎛也

則其六則聲口用不別聲以韻之對不用其也

蓋附後用韻大段用檢標符詳於聲韻首而無而實

無附後之韻然其韻而不思其義大段其大亦不用

商之大聲然其韻而不思其義大段其大亦不用

韻對聲韻韻式亦同其矣林庚南無意也其韻其無

一準以之與聲聲合音韻樂和發不五一韻韻空音聲其將

韻式亦各一準韻韻至韻取韻之南音官論其文韻其

韻式亦各一準韻韻至韻取韻之南音官論其文韻其

韻式亦各一準韻韻至韻取韻之南音官論其文韻其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一終

韻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二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七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鳧氏爲鐘說

考工記鐘體鉦鼓之制鄭君第就一面言之於義似未協近世歛程氏瑤田爲之說曰鼓鐘羨而不圓故有兩欒在其傍謂之銑也銑判鐘體爲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間是故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間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間鐘有兩鉦兩鉦兩鼓於是其有銑間鉦間鼓間按程氏此說發前人所未發明乎此則鐘形自審而記意益明記曰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謂之舞

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記鐘體也銑閒鼓閒一橫一從於下而鐘口之大小見矣舞脩舞廣一橫一從於上而鐘頂之大小見矣上下定而全體皆定故特記此四者鼓閒之度同乎舞脩銑閒之度倍於舞廣此又度數之上下相準者也于者鐘口上下之圍周也與舞相對於上謂之鼓猶銑上謂之舞非直上也臥鐘而觀之一耑似璧而橢者舞也一耑似環而橢者于也立鐘而觀之銑上不見舞鼓下不見于銑閒謂之于弧背也以其銑爲之銑閒弧弦也記兩言銑閒其義不同記又曰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銑閒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此記厚薄之差爲別聲之法也大鐘小鐘者非特鐘編鐘之謂亦非剽鐘棧

鐘之謂一均之鐘自有大小也

特縣者五虞爲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虞編縣者每虞爲一均十

二均凡十二虞

同在一均不可無清濁高下之辨鐘聲之清濁高下分

於厚薄不分於大小今言大鐘小鐘何也蓋鼓閒鈺閒皆內徑相距之度各鐘皆同而厚薄之殺則在外從外視之鐘厚則大鐘薄則小鼓閒者鼓之下端接于者也鈺閒者鈺之上端接舞者也鐘上小下大鼓閒廣鈺閒狹十分鼓閒以其一爲厚者羽鐘也十分鈺閒以其一爲厚者宮鐘也大鐘聲小小鐘聲大舉其兩端以差次其中閒卽各聲可得矣

鐘莫大于羽鐘故外傳曰鐘尚羽

鼓閒

鈺閒既爲兩面相距之度則十分之一以爲厚者亦總計其兩面半之得二十分之一則一面之厚也上文記鐘體不言鈺閒至此乃言者蓋鈺屬於舞鈺閒卽舞廣耳以其鼓閒爲之舞脩

卽以其鉦閒爲之舞廣鼓閒鉦閒皆與舞相應對舞脩則曰舞廣對鼓閒則曰鉦閒古人制器之精攷工立文之巧有如此者惟舞之厚薄則其殺在內故又有鐘大而短鐘小而長之說記言短長鄭以淺深二字釋之最爲精確舞厚則淺舞薄則深鐘大而短鐘小而長猶言鼓鉦厚而內淺鼓鉦薄而內深耳以短長爲淺深則知其爲中空所容而外面初無短長也疾而短聞舒而遠聞說者以爲聲病按上文石播柞鬱聲病已詳此處無庸復說聲病蓋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病也實處旣厚而中空又淺雖欲不疾而短聞得乎實處旣薄而中空又深雖欲不舒以遠聞得乎疾而短聞莫甚于羽舒而遠聞莫過于宮鞀人末章亦有此四句賈侍中釋鞀人首章云晉鼓大而短然則晉鼓

必疾而短聞者鼓雖無當于五聲而其制既殊則其聲隨之此亦自然之道豈聲病哉

或曰鐘無清聲乎曰金石之質俱倍半同聲然倍鼓閒則已厚半鉦閒則已薄以意言之鐘面一以鼓閒爲度而舞則自鼓閒之倍數至鉦閒之倍數以漸而薄求清聲法或當如此或問子言十二縣蓋用服虔之說然服義已爲賈氏所駁子之從之如之何曰十二縣何必備陳哉樂與禮相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鐘大呂二縣而已矣祭地祇則陳太簇應鍾二縣而已矣冬至奏於圜丘則陳圜鍾黃鍾太簇姑洗四縣而已矣夏至奏於方丘則陳函鍾太簇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矣從無一禮而徧奏十二均之樂亦無一樂而

徧陳十二縣之鐘天子宮縣面皆一堵然則宜奏二均者每
均二堵宜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四縣
之外何所用之

服虔說見
小胥疏

磬氏爲磬說

鐘有特縣編縣之異磬則無不編者一均之內大小長短無少
差殊惟藉厚薄以分清濁賈疏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是也依
鳧氏爲鐘之例則當以分別大磬小磬之薄之度今云三分其
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之度生乎鼓博鼓博同則厚薄亦
無弗同何以分清濁哉是有說焉八音惟絲與石俱倍半同聲
而絲之倍半與石相反絲音長者濁短者清全弦爲正聲則半
弦爲半聲半弦爲正聲則全弦爲倍聲石音薄者濁厚者清半

其厚則得倍聲倍其厚則得半聲上生者反用損下生者反用益然其半而又半倍而又倍皆自然相應則與絲音同理故舉一聲而各聲可得鐘磬皆十聲而磬之十聲與鐘異鐘於五正聲外有五清磬則於五正聲外有徵羽二濁聲宮商角三清聲傳曰鐘尚羽石尚角此之謂也

詳周景王鑄無射解

磬十聲清角最清其

磬最厚磬之厚不得過其廣之半假如鼓廣三寸則角磬寸四分商寸二分宮一寸羽九分徵八分再退一分得七分則復爲角矣由是六分爲商五分爲宮四分半爲羽四分爲徵而十聲皆備然則鼓博三寸其厚一寸乃宮聲也所謂黃鐘小素之首也夫宮音之主也凡制樂器必吹律以定宮聲得宮聲而五聲可推得清宮而正宮亦可得矣又四寸半與黃鐘律數相準得

黃鐘而他律亦可類推假如林鐘之磬當倍律股博六寸脩尺二寸鼓脩尺八寸博四寸以今有之術推之三寸爲所有率寸四分爲所求率四寸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一寸八分三分二卽角磬餘音仿此商一寸六分宮一寸三分寸之一羽一寸二分徵一寸零三分二正角九分三分一商八分宮六分三分二羽六分徵五分三分一摩其旁摩其端此劑量之法也典同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觀磬氏之爲磬可得其法矣物性無常卽同爲一物而剛柔精粗良非一致不知制量之法雖得其度數終不得聲磬氏爲刮摩之工非摩無以成器梁州磬錯由此貢也梁表鐵尺律黃鐘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

庇其腹使有盈虛此善用磬氏之法者磬以鼓爲主其旁其出皆謂鼓也摩處俱在背正而視之長短廣狹初無損益若摩其側則傷正面矣且摩旁而摩其側將愈狹愈厚何云薄而廣邪既摩其鼓則股亦須摩否則輕重不等而鼓懸不得直矣

程易田說

鼓必直垂懸磬之法鑽孔之位程說極精別有成書不暇備述

注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

寸半厚一寸疏曰言假令者取易計非實法按鄭意舉黃鐘

磬爲例正是實法古磬之大小讀此可得其概若取易計何

不如樂云一律二律三律不更整齊乎樂云者不知何書所

言數度太大疑是隋內宮特磬非古制惟林夷南無應五律

股薄宜用全數

厚者可使之薄薄者不可使厚雖摩其端恐未足以救聲病也然則記意如何曰此當預爲之地上言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則磬之厚薄本有一定之度然或合度而不得聲而或得聲而未合度故又有摩旁摩端之法以爲之劑量如欲厚一寸則爲一寸有餘之度從而摩之隨摩隨扣其聲旣得而尙覺稍厚則通體不可再摩摩則已下矣惟摩其端使稍薄以合於一寸之度焉若通體適厚一寸而其聲已上則中央不可再摩摩則不合度矣惟摩其旁使稍薄以除其已上之病焉摩旁則所摩者多故清變爲濁摩端則所摩者少故清者自清摩旁是合度後求其得聲摩端是得聲後求其

合度

磬聲與管聲相反磬之分聲在厚薄不在長短大小管之分聲在長短大小不在厚薄鐘則兼磬管之性厚則清薄則濁與磬同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聲舒而遠聞與管同

漢書律厯志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一濁合爲二五聲凡十合于十日從甲至癸也今俗管色以字叶聲亦有合四乙上句尺工凡六五十字然與漢書不同漢書之五聲清濁是五聲各有一清一濁也管色十字乙上俱爲宮句尺俱爲商工凡俱爲角三者俱以一聲而分高下其字兩兩相比合六俱爲徵四五俱爲羽二者俱以一聲而分清濁其字遙遙相對此與漢書各主一義而不能強合也乙爲宮

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凡爲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若以乙爲變宮凡爲變徵則宮角各得一字商亦宜得一字而句字遂爲贅肱矣鐘磬每處各十六枚若依漢書無由得十六字之數依管色則得之磬則徵羽濁倍及宮商角正聲各二又徵羽正聲及宮商角清聲各二卽得十六矣鐘則八正八清亦得十六也徵羽得有清聲者猶琴之少聲也鐘體重濁不嫌過高亦重者從細之義句與尺其辨甚微近代或廢句不用是謂縣八用七

鐘磬不竝用說

或問編鐘與磬竝用乎曰否堂下笙管有磬無鐘庭中金奏有鐘無磬以諸經攷之鐘皆與鼓連文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然則鐘鼓所以奏九夏非止特鐘卽編鐘亦然或曰
金奏掌於鐘師編鐘教於磬師似不相涉然周官之內異職而
聯事者甚多磬師掌縵樂之鐘磬而鐘師擊鞀以應之非其明
證乎況據鄭注編鐘及鐘鎛皆眡瞭所擊非全不相涉者若夫
磬則惟曰笙磬曰鞀磬曰磬筦未有與鐘連言者小胥凡縣鐘
磬半爲堵全爲肆此方論樂縣故二者竝稱磬師教縵樂燕樂
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非以鐘磬爲二器也當與笙師互證笙
師云凡祭祀饗射其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鐘笙之樂其卽
縵樂歟磬師而依笙師之文則當云凡祭祀其其鐘磬之樂燕
樂亦如之笙師而依磬師之文則當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笙凡
祭祀饗射奏縵樂取二文互觀其義自見縵樂者襍聲之和樂

者也

縵樂與典同和樂又微有別和謂調其故器一聲一校無節奏也縵樂則有節奏矣將奏正樂先奏縵樂一成以示

其和

笙與鐘相應則聲和矣故笙之縵樂爲鐘笙之樂非吹笙

時擊鐘以應之也

磬有縵樂而鐘無縵樂鼗鼓有縵樂而晉鼓無縵樂其理一也蓋鐘有一定之調而晉鼓

所以鼓金奏故皆無縵樂

與鐘聲相應之笙謂之鐘笙笙師掌之與鐘聲相

應之磬謂之鐘磬磬師掌之荀勗曰諸音俱受鐘磬之均其實

鐘爲八音之綱笙磬俱受鐘之均故和樂掌於典同磬師又曰

凡祭祀奏縵樂笙師又曰燕樂亦如之燕樂爲房中之樂當別

有笙磬與正樂之陳於庭者不同正樂與燕樂俱有縵樂其器

不同故磬師分而教之笙師不言教者蒙上可知也及祭祀則

正樂之縵樂與燕樂之縵樂磬師各奏其磬笙師各其其笙焉

經意如此若以縵樂與燕樂相對言之則其事不類而鐘磬之

義亦不明

燕樂對正樂而言祭祀饗射俱有燕樂磬師之文若詳言之當云教縵樂之磬及燕樂之縵樂之磬祭祀

奏縵樂及燕樂之縵樂笙師當云凡祭祀饗射共其縵樂之笙及燕樂之縵樂之笙經文簡嚴自不必爾也

咎繇謨

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

玉磬和尊之也磬可依詠見於此經未聞以鐘合歌也又曰笙

庸以閒閒卽閒歌按眡瞭疏引鄭注云庸卽大射頌庸旣是西

方之縣則笙爲東方之縣可知

書疏云吹笙擊磬鐘更迭而作恐古無此作樂之法且堂下之

樂禮大則用管禮小則用笙經傳可證雖虞周異代未必相沿而笙管亦不宜並用鄭義爲長

商頌曰依我磬

聲言其聲清諸音來依之若與鐘並擊則鐘聲大磬聲小磬聲

爲鐘聲所掩何依之有且鄭注書云玉磬和故尊之注頌云玉

磬尊故異言之若鐘磬並用豈金鐘反卑於玉磬乎唯襄十一

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歌鐘之名僅

見於此夫女樂非先王之道則歌聲亦鄭聲之亂雅樂者耳豈

足為訓鄭注燕禮云肆夏以鐘鑄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按諸侯有編鐘無辰鐘金奏得用編鐘此亦一證而以為用磬

又未必然金奏樂之大者撞鐘伐鼓鏗鉦震厲豈得以琮琤細

響廁乎其間然則鐘磬洵不竝用哉

唯殺樂鐘磬竝用蓋鐘為八音綱當和樂時不特笙

與鐘相應即磬亦須與鐘相應故磬師教擊磬兼擊編鐘明磬須受均于鐘也至作正樂則有磬無鐘笙管俱受均于磬故曰

笙磬同音又曰噤管管聲依我磬聲

鐘與鼓竝用磬則與鼗竝用眡瞭播鼗擊頌

磬笙磬周頌有瞽曰鼗磬祝敵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商頌

曰鼗鼓淵淵噤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下管時用鼗磬

也其鼓則棘與應鼗也太師曰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鄭注曰

鼓棘猶言擊棘又小師曰下管擊應鼓若晉鼓則祇以鼓金奏

非下管時所宜用也器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唯磬而已磬本堂下之樂以應堂上之琴瑟是謂合樂玉與石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八音之中有石無玉先儒見鳴球以詠遂謂天子玉磬在堂上又見擊石拊石遂謂玉磬之外仍有石磬豈其然乎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於縣中西面燕禮笙入立於縣中按鄉飲鄉射其禮正同俱爲侯國之

禮或謂鄉射兼王朝禮非也

儀禮十七篇除喪服外無王朝禮

鄉飲止一縣

則鄉射亦止一縣鄉飲縣於階閒正法也鄉射縣於東方辟射位也縣於階閒則笙在磬南縣於東方則笙當在磬東不言磬東而言縣中者文變而義不殊亦互相足也縣中者鄉縣而立適當縣之中央也或以爲鐘磬兩縣之閒此唯王朝

禮則可若侯國之士則固有磬無鐘矣且果爲兩縣之間則當曰縣閒不當曰縣中中與閒正自有辨然則諸侯軒縣北面一肆鐘磬全焉而燕禮亦但云立於縣中未知其爲鐘縣歟磬縣歟曰亦磬縣也然則何不言磬南曰不待言也笙與磬同音不與鐘竝奏吹笙者與擊磬者必同立於一處大射之蕩本在建鼓之間及其吹之仍在磬東是同事者必同處故但言縣中卽知在磬南而非鐘南矣蓋堂下之樂用磬不用鐘讀燕禮又得一證大師疏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然則有堂下之樂又有庭中之樂庭中之樂金奏是也樂縣磬最在北鐘在磬南磬屬堂下鐘屬庭中

鑄說

說文云鑄大鐘也錔于之屬初讀而疑之夫錔于非鐘也鑄旣

爲大鐘何又爲鐸于之屬乎旣而思之亦自有理鼓人云以金
鐸和鼓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云和鐸于和爲鐸于
則節爲鼓矣鄭注大射云鼓亦樂之節又云凡奏樂以鼓鐸爲
節蓋鼓以節樂而鐸所以和鼓夫和鼓本用鐸而鐸亦以和鼓
則鐸者鐸于之屬也鐸之用與鐸于同故鐸于可以代鐸二物
不竝用大射宿縣有鐸無鐸用鐸常也用鐸偶也攷工記云鳧
氏爲聲注云聲鐘鐸于之屬疏云鳧氏爲鐘鐘類非一言聲以
包之然則鐸于本鐘之屬故鐸亦爲鐸于之屬鐘師疏云鐸不
編特縣而已鐸不編鐸亦不編鐘上小下大鐸于上大下小形
相反而類適同知鐸鐸同類則知鐸之爲用矣鐘與鐸非特大
小不同其形制亦當有異鐘之爲制宜小而不宜大鐸之爲制

宜大而不宜小故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鈞大鈞有鈞無鐘甚大
無鈞蓋細鈞有五大小不等而同爲鐘大鈞亦有五大小不等
而同爲鈞甚大有二大小不等而亦同爲鐘此唯形制有異故
互爲有無若止大小之別則十二鈞須分十二等豈止鐘鈞二
名而已後代之鐘有上下小而中腰大者其鈞之遺制與博古圖有
齊侯鈞鐘其形中腰大又有齊侯鐘十三則上小下大二器銘
詞大同小異唯鈞銘云用作鑄其寶鈞鐘銘云用作鑄其寶鐘
此則鐘鈞異制有明徵矣至宋公成誥鐘其制與
齊鈞同蓋鈞亦可通謂之鐘說文云鈞大鐘是也

樂器應律說上

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以八音器必應律審矣然而應律之法
不可無說樂以音聲爲主瑟之柱琴之徽笙簫之管篪笛之孔
鐘磬之編懸皆以五聲清濁分屬宋人配以律呂牽率殊甚莊

子曰爲之鼓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今云鼓黃鐘鼓姑洗可乎
史記曰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今云黃鐘居中大族
張右可乎廣雅云笙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三十六管宮管在
中央今云黃鐘管可乎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今
云後出太族濁聲林鐘可乎夫律以立均每器一具祇叶一均
若欲備十二均則每均須異其制服虔論鐘凡十二縣荀勗造
笛爲十二管續漢志冬至撞黃鐘之鐘鼓黃鐘之瑟則鐘必易
簾瑟必改弦下又云擊黃鐘之鼓蓋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
不和與黃鐘之樂同奏卽爲黃鐘之鼓鞀人三鼓
大小長短各有一定尺寸明
不以十二律爲之數度也斷無以一具而備十二均之理沈
括曰古法鐘聲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
有黃鐘之簾有大呂之簾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

聞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按一虞應一律實古法也而每虞又十六律則何義乎將謂十二旋宮備於一虞則又何黃鐘之虞大呂之虞之有將謂一虞自叶一均則未聞一均之中必按十六律而爲之聲也沈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材中自有五音夫不知數度不知劑量而但憑自然之質恐古無此法且一虞必應一律材中之五音各應何律能一一爲之辨別乎荀勗旣爲十二笛而仍以一孔協一律已屬不必然七律共爲一均合乎周初之法猶未爲大失也服虔以爲一縣十九鐘鐘七律是則鐘雖十九所用者七而已洵乎一具不可備十二均也五聲一清一濁當有十聲而因器制宜或多或寡不必相準馮元曰樂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

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豈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馮氏此說善於言律猶未善於言聲聲可增減律不可增減故每器必爲十二具聲可增減則數之多寡不足辨也

樂器應律說下

或曰古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若必隨律而異則每器須爲十二具凡席之間豈能羅列爾雅釋樂不過大中小三等不聞有十二等也曰凡樂唯祭祀備十二均大司樂所載是也其餘則無明文竊謂十二畢具黃鐘爲主第就黃鐘一均移宮換羽足以依永足以克諧奚取各均之迭奏哉

儀禮工歌笙奏皆不言何律蓋皆黃鐘宮也

且樂器應律原無庸律別爲器也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

爲之數度說者以爲專主鐘言大抵鐘磬皆宜十二畢具故經以樂器二字總之若瓦絲匏竹諸器自有應律之法其大小程度舉無關乎律數荀勖曰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卽爲悉應律也至於饗燕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按古人和樂俱受均於鐘磬故曰共其鐘笙之樂又曰笙磬同音凡匏竹皆然荀氏之說允協經義其制十二笛所以代鐘磬也謂之笛律有長至四尺者其非常用之笛明矣故知作樂自祭祀外不必備十二均樂器自鐘磬外不必以十二律爲數度如祭祀之樂欲使諸器應律惟琴瑟宜豫定若匏竹尙議則經著其法矣曰笙同磬音管依磬聲

古人以箏和聲見說

文漢魏以節唐宋以頭管皆所以代鐘磬蓋雖祇奏黃鐘一均亦須協律唐人以管色定絃古人絃歌無鐘磬則以箏歌

典同又曰凡和樂亦如之和樂謂調其故器也故器數度已定不可更改而云亦如之者蓋聲之清濁高下分判節度可以數相準況卽是數度也爲器兼治形和樂專治聲

或問琴瑟應十二律其法如何曰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琴瑟大小俱有三等也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郭氏皆曰二十七絃予謂體有大小絃無多少琴皆五絃瑟皆二十五絃近世琴絃亦有三等大琴之絃二百四十綸中琴百六十綸小琴百二十綸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慢則濁試以三等之體三等之絃錯綜施用更以緊慢別之則十二律悉協矣

琴體之短長雖相去不遠然數琴相較必微有參差不能盡

一而其聲則無弗同何哉蓋琴體有短長琴隱

俗謂之嶽山

亦有

崇庳二者宜相稱也試置二琴於此一長四尺一長三尺六寸其隱俱崇半寸則其音必不同矣試就四尺之琴於三尺六寸處按之卽與短琴之散聲相應然則琴長則隱宜崇琴短則隱宜庳自有一定之準則昔之論琴者但言琴長若干不言隱崇幾何何以審音而協律乎若欲按律造十二琴亦唯以琴隱與琴體相參各以本律爲之度數而已如黃鐘之琴其隱每崇一分管琴長九寸大蕤之琴每一分管八寸林鐘之琴每一分管六寸如此則琴之短長相差不過三四寸隱之崇庳相差不過三四分而十二律犁然矣 須以二尺

七寸爲本各以律數加之黃鐘之琴加九寸得三尺六寸嶽
崇四分太簇加八寸得三尺五寸林鐘加六寸得三尺三寸
嶽崇竝與黃鐘同如欲使各琴之長俱同黃鐘則增崇其嶽
如林鐘長三尺三寸嶽崇四分今欲如黃鐘之長則以四乘
三十六以三十三除之得嶽崇四分三釐有奇

樂器襍說

廣雅云籥謂之笛七孔按古之籥蓋卽漢之羌笛許氏作說文
後鄭注周官趙岐解孟子並云籥三孔唯毛氏詩傳云六孔鄭
箋不改疑本作三孔傳寫誤爲六也一說三孔以和聲六孔以
奏舞曲漢世有籥無籥如笛而短者籥也故皆以爲三孔

說文籥三

孔籥也是籥故有不止三孔者三孔者乃謂之籥耳籥字注三
孔段氏以爲六孔之誤其說可從呂氏春秋遇合客有以吹

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注云籟二孔籥也按和聲者和
二孔當作三孔籟既可和衆聲故吹籟而五聲不繆均主之聲也將奏宮調則吹宮孔以和之奏角調則吹角孔奏
徵調則吹徵孔奏羽調則吹羽孔孔止於三併翕聲而四古無
商調籥亦無商孔也籥三孔羌笛亦三孔並見說文則二器初
無所異蓋籥本古器遭秦滅學流入西涼羌人得之欲神其事
託爲龍吟水中之說然得其器而不知其名但裁以當適而已
迨君明加孔爲笛世人讚笛之妙不復求籥之制豈知笛人之
適固有所自來乎如後儒之說則笛六孔籥六孔管亦六孔形
制相同漫無區別或爲之說曰籥六孔俱在前笛一孔在後夫
京房加孔後出當必有說豈徒欲示異於籥耶且管之六孔又
將何以處之是故三孔古籥也五孔者笛也七孔者笛之變也

後人因五孔之笛遂併三孔者而亦笛之張揖又併七孔之笛而籥之胥失之矣李善長笛賦注云羌笛長於古笛風俗通云

笛長二尺四寸陸德明簡兮音義曰籥長三尺籥長之數僅見於此趙岐郭璞

皆云如笛而短蓋爾雅籥之大小有三等固非一例非所謂長於古笛乎康成云籥如笛

謂如五孔七孔之笛也竹音凡五此竹者籥併兩者管橫吹者篪惟籥與笛皆單管直吹故相似說文

曰籥以和衆聲古之和聲用籥後世則受均於笛二物同類故皆可以和聲若羌笛直與籥同非特

如之而已如必曰籥非羌笛則不知其所異者何在或曰籥三孔蓋前二

後一也京房加笛當由此悟得必求其異意在斯乎然亦苦無證據幽籥即葦籥也周有幽籥漢有羌笛周有葦籥漢有蘆管

說籥

小師注鄭司農云管如篪六孔賈氏及說文並同後鄭謂管如笛而小

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疏云觀後鄭意不與諸家同予

按鄭意與諸家蓋不異也諸家云六孔安知不併兩乎鄭云併

兩安知不六孔乎小師疏引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

底蔡邕月令章句同惟不言象賈公彥云八孔者蓋傳寫誤當

從六孔爲正此所引廣雅與今本不同今本簫作箎八作六蓋

云簫管備舉疏云編著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編竹併竹

義類相同故經文並言管之象簫是亦一證今妄改之欲強同

於先鄭耳夫象簫象箎各有意義箎上三孔後四孔以七孔分

爲兩行與管之併兩而各開三孔者相似故曰如箎然非廣雅

之意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所引已與今本同則其風俗通引禮

誤久矣後鄭不言孔數廣雅云八孔亦未必字誤

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孟康注漢書同郭璞爾雅注云管長尺圍寸

併漆之有底有底誤當從廣雅夫六孔而長尺圍寸是如笛而小也象

簫併漆是併兩而吹也管形甚小與笙簫之管無異併兩而吹

宜也大予樂之名雖出圖讖其聲器何必盡出於讖乎鄭但云大予樂

官有之未嘗引緯書

孔數固當以六爲正長尺而施六孔爲太促故分而

爲二蓋每管三孔併之而得六孔

兩管之孔須參差設之若兩兩相對則仍是三孔矣然

則管之形似兩籥耳籥如笛故管亦如笛說管

笙師注鄭司農云篪七空疏廣雅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

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空司農云七空蓋寫者誤當

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

毛詩疏云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

按今本廣雅八

孔下少一孔上出一句多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

一孔四句

御覽引廣雅少上有三孔一句餘三句同

王氏念孫謂文與前後不協必

曹注誤入其說近是要亦隋以前舊說但如此則有九孔與禮

圖合而與正文不合疑九孔之說非也八孔乃計其全七孔則

不數上出者廣雅附會禮圖故多一孔當云前有一孔上有三

孔後有三孔頭有一孔則與廣雅及司農說俱合矣向內也

曰前向外曰後向上曰上前一孔卽上出孔上出猶言隆起也

御覽引世本注云箎吹孔有觜如酸棗卽此是也寸三分乃隆起之度詩所引作徑三分謬矣箎體短故分諸孔爲兩行或在後或在上須相間設之若各歸其類則仍不免於太促矣又若四孔竝列則須兼用小指擗之於勢未便故知後亦三孔一說後四孔其最左一孔近頭去右三孔稍遠卽可以代頭孔頭孔爲翁聲不須指擗也似亦可通總之後有四孔則不必更設頭孔若有頭孔則後止三孔疑箎之設孔本有此二法說者乃欲以一箎兼之則不可也爾雅大箎謂之沂郭云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其說足補廣雅所未備

合而稽之古制具有知音者無忽焉說簾

有秦箏有并涼之箏初學記引風俗通曰箏秦聲也或曰蒙恬

所造五絃箏身并涼二州箏形如瑟

與今本小異

此論二箏甚明說

文竹部箏鼓絃竹身樂也徐楚金曰古以竹爲之秦樂也按鼓

當作五竹當作筑皆聲之誤許應二說不異

一說鼓謂以手彈之異乎筑之擊也

史記蘇秦傳正義筑似琴而大擊之不鼓說文以竹曲爲五絃樂也言筑身用竹可知

或以秦箏爲蒙恬

造則不然始皇十年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甌彈箏搏髀而歌真

秦之聲也鄭衛昭虞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甌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者快意當前適觀而已此言叩甌彈箏乃秦之

舊俗人習聞之習則生厭故聆異國之樂而快意也然則秦之

有箏久矣豈蒙恬所造哉若夫并涼之箏不知始於何時據說

文祇言秦箏不及并涼之箏則當起叔重後矣之二者一則筑身一則似瑟一則五絃一則十二絃截然兩器其名偶同耳魏晉以降秦箏亡而并涼之箏盛行傅休奕云觀其體合法度節究哀樂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關思是雖知秦箏非蒙恬所造乃以并涼箏爲秦箏其亦誤矣舊唐書音樂志曰京房造五音準如瑟十三絃此乃箏也若然則箏乃京房所作豈其然通典云今清樂箏竝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他樂者高麗百濟及西涼管絃襍曲也清樂源於魏晉故魏晉之箏絃皆十二

傅休奕賈彬諸賦可證

西涼樂盛於唐而清商廢缺則唐中葉以後

之箏絃皆十三箏本出於并涼當以十三爲正

笛皆二孔箏減一絃疑皆清樂

所改箏之十三絃猶笙之十三簧分屬五聲非以一絃應一律也

新書志又以頌瑟爲箏其誤更不待辨矣箏非雅器然在俗樂中猶爲近雅故附論之說箏

雅樂論一

夫雅樂者非於俗樂之外別有一聲節也就俗樂而去其繁聲卽爲雅音太史公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乃舞名主容不主聲雅頌卽在三百五篇之內史公之意以爲列國之詩雖作者不一而樂操土風不離乎謠俗自孔子絃歌以求合雅頌而折楊黃華頌爲大聲矣蓋均是詩也均是歌也變俗爲雅存乎人耳唯樂器則自有雅俗之不同阮籍曰箏琶閒促而聲高琴瑟閒遠而聲庠二語盡之矣然而俗器不可以入雅雅器可以入俗趙之瑟齊之箏楚之琴吹

彈之法不異而雅俗頓殊是何也請以詩喻樂之有聲調猶詩之有平仄樂之有雅俗猶詩之有工拙工拙不同其爲平仄一也雅俗不同其爲聲調一也儒者好言雅樂恥言俗樂若判然爲兩事者其亦弗思耳矣子與人歌而善何謂善曰雅則善鄭則不善由之瑟所以見嗤於孔門者雖不入於俗猶未純乎雅也由此觀之雅俗之分幾希耳非別有一聲調謂之雅樂也今言樂者必欲求異於鄭遂至聲不成聲調不成調是先不成其爲樂矣何論雅俗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孔子之惡鄭惡其似也今人之惡鄭惡其非也惡其似者所見深惡其非者所見淺當孔子時雅鄭竝盛旣惡其似必斥其非今雅亡而鄭存

孔子所謂鄭聲非後世之鄭聲也然淫過凶慢古今一轍耳

唯知其非始

求其似乎譬如今之俗樂有崑腔有梆子腔腔調不同截然而
種若海鹽腔與崑腔所歌之曲同也所用之器同也
而其聲自有優劣雅樂與俗樂乃海鹽
腔與崑腔之比非崑腔與梆子腔之比

雅樂論二

有非雅而近於雅者凡三曰商曰齊曰南音記曰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
謂之齊然則二音之由來遠矣音有剛柔商音剛而能柔故肆
直而慈愛者宜歌之齊音柔而能剛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
大戴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七篇商齊可歌是商齊可補雅音
之闕也二音並指歌聲不涉堂下之樂曾子曳絃而歌
商頌疑是商音甯戚扣牛角而疾商歌亦此類然必合
乎五帝三代之意則臨事而屢斷剛勝見利而讓柔勝與雅頌
同科而漸染末俗流蕩忘返則燕女溺志有柔敖辟喬志有剛

與鄭衛竝列則斯聲也其在雅俗之間乎呂氏春秋塗山氏之

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按詩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胥鼓南鄭君皆以爲南夷之樂襄公二

十九年左氏傳見舞象箎南籥者劉光伯謂南如周南之意似

與鄭義不合今讀呂氏春秋乃知二說之相通焉鞀鞀氏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歌鄭云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經傳南

凡三見曰籥曰鼓皆主舞言故以爲南夷之樂也江漢之間被

文王之化其樂近雅故存其舞於鞀鞀氏

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夷之樂唯南可以

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而釐正其聲歌以爲周南召南

差南籥之得與象箎並舉以此

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焉

用其聲改其歌

聖人制之則全乎雅土人奏之

則未離乎俗然如三閭之九歌蘭陵之成相皆南夷之樂也豈

不爲風雅嗣音乎今商齊絕響而南音賴琴以傳劉貺所謂楚漢舊聲也春秋成九年楚鍾儀繫於晉與之琴操南音此琴操之始亦卽以南音爲琴操之始雖不得比於周南召南自勝桓君山之繁聲古樂之傳賴此一綫而後人復壞之惜哉今之琴節蓋由不知琴爲楚漢舊聲尊之者曰太古遺音鄙之者曰鄭衛遂有此失夫樂未有無節者今去其節而曰吾將以存太古之遺救鄭衛之失非唯不知琴并不知樂

雅樂論三

說者曰秦人焚書而樂獨亡是不然三代遺聲之在二漢蓋屢有可復之機矣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此其可復之機一也河閒獻王獻所集雅樂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此其可復之機二也宣帝欲興協律之事趙定龍德俱

以知音善鼓雅琴召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褒依鹿鳴之聲歌
中和樂職宣布詩此其可復之機三也劉昆能彈雅琴歌菟首
以爲射節此其可復之機四也杜夔遠攷諸經近采故事教習
講肄紹復先代古樂此其可復之機五也有是五事而卒不能
復古何也則以當日上下皆有魏文侯之好故也且夫樂何經
乎鏗鏘鼓舞卽其經已記曰比音而樂之音不比不可謂樂鏗
鏘鼓舞比音之謂也比音必有譜投壺之魯鼓薛鼓其樂經之
僅存者乎樂之有鏗鏘鼓舞猶禮之有威儀揖讓高堂生之禮
徐生之頌皆禮之經也其義則七十子後學者記之制氏之鏗
鏘鼓舞樂之經也其義則具於二十三篇及二十四卷存其義
而忘其經此乃漢儒之過何獨罪秦哉又按大戴投壺凡雅二

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

虞此八篇蓋至漢而猶存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曰鹿鳴騶虞

伐檀文王

見晉書樂志魏杜夔傳及沈約宋書俱無其文漢書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浚儀王氏疑卽此四曲唯

文王不知所自餘卽八篇之三蔡邕琴操稱琴有五曲鹿鳴伐

檀騶虞鵲巢白駒亦卽八篇之五先鄭注樂師云貍首曾孫

後鄭

說詳大射注

此詩載於大戴首尾完善逸詩之全篇具存者唯此而

已不特存其詞當并存其聲劉昆以菟首代之示不敢僭耳祭

遵雅歌投壺其歌曾孫乎是又八篇之一矣又王褒依鹿鳴之

聲以歌其新製是一詩之聲可移用於他詩由八篇推之而三

百篇之可歌者多矣漢書禮樂志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

人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然則壽人樂乃秦聲也秦爲

周之舊都秦聲卽周聲秦之壽人與周之房中異其名不異其實漢之文始舞本舜招樂五行舞本周舞河閒八佾匪由臆撰魏晉已後遺聲盡矣是三代雅樂不亡於秦而亡於魏晉也

俗樂論一

呂覽音始篇有東音南音西音北音之別蓋五方風氣之殊莫之爲而爲必究其所始轉失之誕矣後代俗樂甚繁綜其大綱不越南音西音北音三者而已南音始見於成九年左氏傳降及戰國若采菱陽阿陽春白雪其曲非一漢高帝樂楚聲以爲房中樂漢之南音昉於此繼此而有相和三調又繼此而有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相和三調之變爲吳歌西曲當在過江以後苻堅宋武之所得尙是銅雀舊曲孝文宣武之所收半屬江左新聲新聲既盛舊曲漸湮相和三調之衰當在宋末觀王僧虔之論可以見矣及琴曲皆南

音也西音卽秦音周都鎬京鼓缶而歌乃其舊俗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蓋猶有文武成康之遺風焉

西音何必始周昭秦音何必始秦穆

周衰樂壞工器散亡厥後清歌妙舞多出西涼倘亦自秦而往

乎羌笛疑卽古之箏別見笛攷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

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此西音之初入也舊唐書

云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襍

以羌戎之聲此西音之再入也

荀勗今郝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襍引相和諸曲馬融云近

世雙笛從羌起應劭曰涼州箏形如瑟是箏笛本西涼之樂而相和用之而西涼又傳中國舊樂則西音與南音合矣後

魏之世有簸邏迴歌又有真人代歌梁鼓角橫吹曲出於此是

北音也自李郎子亡而南音闕焉北音亦無習者唐時惟西音

最盛劉貺云周齊以來管絃雜曲得數百曲皆西涼樂也鼓舞

曲皆龜茲樂也

法曲亦西涼伎耳霓裳羽衣乃涼州節度使楊敬述造龜茲樂入中國始於呂光然漢烏孫公

主遣其女至漢學鼓琴返而龜茲留之則龜茲亦早傳中國舊樂矣

惟琴家猶傳楚漢舊聲此論

唐樂最爲分明然其始皆有聲無詞樂人採詩以合曲如郭茂

倩所錄近代曲辭是也

所謂因金石絃管作歌以被之也魏三調歌詞已如是不獨西涼伎

元和

以後始有倚聲填詞之法

讀夢溪筆談始知其法創於王涯

沿及宋元此風盛

行學士大夫類能度曲被歌至元明之間南北曲迭盛世人無

歌詞者西音遂亡然詞曲體製相因聲調當不盡變西音而參

以真人代歌則爲北曲西音而參以子夜吳歌則爲南曲蓋至

是而三音合爲一矣

俗樂論二

或問五聲十二律雅俗所共邪抑專施於雅樂邪曰五聲雅俗

所共也十二律則專施於雅樂楚詞招魂云吳歆蔡謳奏大呂
些王逸曰使吳人歌諸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大呂爲雅樂
則十二律無異於俗樂可知樂之有五音猶律詩之有四聲樂
之有十二律猶詩之有八病不知四聲不能爲詩不知八病則
詩不工不知五音不能成樂不知十二律則樂不雅或曰俗樂
旣不用十二律何以別五音曰音待律而正不待律而別且五
音六律之名見於經典彼倡爲俗樂者類非讀書稽古之人但
能分別清濁而已微特不知六律亦烏知有所謂五音近代有
管色俗樂也合四上尺工卽五音之別名或以合字爲宮或以
四字爲宮紛紛莫決而樂人之鏗鏘鼓舞自若也蓋彼所知者
七調循環流轉無滯以之度曲以之合歌以之吹竹彈絲泠泠

可聽謂合字爲宮亦可謂四字爲宮亦可任儒生之聚訟而樂

人不與聞焉

俗樂但知旋聲不知旋律銀字中管乃旋聲之器非應律之器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愈益支離隋

廢旋宮止存黃鐘一均當時雅樂尙止存一均豈有俗樂反備十二均之理

非特近世漢魏已然夫

列和以笛擅名者四十年傅休奕比之夔曠乃不知笛孔盡應何聲但云爲某曲則舉某指彼豈不知聲之有五哉笛有五孔一舉指而自辨五聲不必辨其孰爲宮孰爲商也或曰宮商分於清濁旣知清濁何以不知笛孔所應之聲曰伶人知五音之實而不聞五音之名儒者知五音之名而不辨五音之實然自律呂失傳賴有俗樂之管色得以分別五音雖爲異說所汨而端緒尙可尋繹予謂古之雅樂以六律正五音今之雅樂當以五音推六律學者宜致意焉

樂以律爲重自宜多方求之必不可得亦無庸強作解事耳
笛色七調乃旋聲非旋律也然一孔依一律本荀勗則七孔

已得七律宋太常用兩笛成曲見文獻通攷已具十三等聲但能

第其高下使無相奪倫雖不得真律不猶愈憑私臆決乎

自鄭譯以來俗樂亦知有十二律但名實混淆不可爲典要
又不知旋律之法但就十二律分而爲二一曰平調一曰高
調於平調高調又各分七調則仍是旋聲也蓋俗樂所知者
如是而已

算律論

勿軒熊氏曰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夫造律尙矣其次
有資於算無取乎聽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又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樂
 祇有五音何嘗有六律乎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
 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六律者所以正五音五音正而六律韜聖
 人之耳力能不假六律而正五音策後人不能故作六律以遺
 之六律所以代耳也方以律代耳安得以耳定律乎謂以耳輔
 律之不逮則可謂律由耳定無資於算則不可蔡邕曰古之作
 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世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
 正矣此善言律者也天下之最不可欺者莫如度數故曰繩墨
 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有度數故也六
 律之所恃亦在度數舍度數而言律則失造律之初意矣蔡邕
 雖言
 度數然仍曰不如耳決之明不知耳之所宜決者五音也六律
 之妙正在有一定之度數不須耳決爾蓋漢人說鐘律別有所

用不專爲正五音
故有聽律之法

然所謂度數者不過管之長短圍之大小及

以數況聲如左傳正義所云者其術甚簡其數易明要必得三

代真尺用前人成法算之不以一毫私意襍於其間如是以正

五音而五音仍不得其正則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豈果律

之無資於算哉

求員形則曰合九而成規合七而成規求方形則曰倨句一矩有半倨句中矩並用規矩定方

員之度其意在成方員非審定規矩也奏黃鐘歌大呂皆就一均言之均有五音以黃鐘爲宮以大呂爲宮亦意在聲不在律故曰樂中有五音無六律

樂本說

五聲十二律施於樂器非施於人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

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八音者器也經曰歌永言聲依永言未

嘗無聲然而不言聲也至於依永然後言聲聲依永者所謂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纔言聲卽屬於器矣。蓋人聲有天然之節奏，非聲律所能拘。今夫耕夫牧豎，矢口謳吟，初不知爲何律之聲，何調之曲，而抗墜倨句，自成音節。此天籟也。及其協諸聲律，而人聲乃受範於器。大司樂所謂歌大呂，歌應鐘者，卽鳴球琴瑟之聲，而人聲從之矣。記曰：聲成文，傳曰：曲合樂。其依永之謂歟。是故樂有本焉。非黃鐘爲宮之謂也。堂下之樂，不貴於堂上琴瑟之聲，不貴於人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人聲也，而不可謂之樂。人聲之入樂，在於歌詩。詩言其志，歌永其聲。推見至隱，本隱之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養志也。卽此便是黃鐘之宮。樂之本，其在是乎。

堂上堂下說

樂有堂上堂下之別不可不辨也咎繇謨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庸以閒此堂下之樂也詠也管也合也閒也禮經四節書備之矣先合後閒文偶倒也鼗鼓祝敔笙庸堂下通用之樂器分屬三事互文也此不易之法故四代共之堂上有人聲堂下祇有器音故堂上曰歌堂下曰笙曰管曰樂曰奏名義各殊不容相溷叔孫通制宗廟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絃字因筦字連言之實衍文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有古清廟之遺魏晉已降浸失古意如相和諸曲絃管金石襍然並陳堂上堂下溷而不分俗樂旣然其爲雅樂亦若是而已矣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師下管播樂器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貴人聲貴人氣二者

居堂上堂下之大端矣善乎晉人之言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漸近自然夫堂上貴人聲故琴瑟雖尊僅爲堂上之佐堂下貴
人氣故笙管雖卑乃爲堂下之君絲不如竹人氣所以貴也竹
不如肉人聲所以尤貴也且樂以詩爲重故曰欲在位者徧聞
之貴人聲亦所以重詩也或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言其位置
如此耳未必截然分爲兩部曰攷之禮經笙入在升歌之後則
堂上歌詩堂下不吹笙也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
鼓北羣工陪於後乃管新宮三終是下管時堂上之工盡降誰
爲歌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
凡四人蓋堂上之工止四人則堂下之笙亦不得過四人四人
而三笙一和則堂下無歌又可知且琴瑟笙管果並奏也又何

以別於合樂乎凡樂之可以依永者琴瑟之外莫如磬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珉亦玉之亞也尙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疏引鄭注曰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此合樂用磬不用笙管之證或謂天子玉磬在堂上非也笙管激氣成聲聲隨氣止無遺韻本非可依永者合樂雖兼用匏竹遠在堂下故人

聲不爲所亂耳籥章歛幽亦合樂之類不言歌而言歛者

據儀禮云

遂歌籥章所掌主於籥也然仍有琴瑟焉甫田云琴瑟擊鼓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此卽祈年以樂田峻者也鞞鞞氏凡祭祀則歛而歌之鄭云以管籥爲之聲凡舞曲則用籥三幽亦舞曲歟甫田之琴瑟擊鼓蓋必先有堂上堂下之樂然後及舞凡樂皆然未有不歌不管而遽舞者或問堂下之樂有辭乎曰是不可

攷然竊以無辭爲是何則辭非人聲不宣堂下無人聲從其有
辭以笙管之聲播之聽者豈能辨乎有辭而不能辨不如無辭
鄭司農注樂師云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樂名與逸詩
何以異曰無辭曰樂名有辭曰逸詩引或說於下者備一解耳
然則九夏無辭先鄭已有此說非宋儒臆論杜預亦云肆夏樂
曲名從先鄭義也音有無辭之曲磬師奏緦樂鄭云雅聲之和
樂者按緦樂雖襍聲亦有音節惟有音節故可奏也但簡短耳
然亦不得有辭有辭卽正歌矣騶虞盧令非不簡短謂之襍聲
不可也觀於緦樂而笙管金奏之無辭又何疑焉或以宋公賦
新宮證其有辭曰是奚足哉楊白華豈卽周人刺幽后詩邪

歌詩之讀或一字而協一聲或一字而協數聲二者皆有所未
安古人之詩不拘聲病而未嘗無韻竊意歌必永言然必至用
韻之字乃始引長其聲其句中之字則皆平讀但微有高下曲
折而已假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上六字俱不必永唯鳩洲二
字宜曼聲以引之夫言以足志所貴乎永言者以其可以明志
也其辭未畢則其志未明而何永之有故後世以一字爲一言
古人則以一句爲一言明必成句而後可謂之言也商以前詩
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詩兩句一韻則兩句一永陸德明曰
古人韻緩韻緩者歌詩之法也四聲莫緩於平聲歌詩者雖遇
仄韻緩讀之亦若平聲然顧亭林曰天不可讀爲去而地可讀
爲平東不可讀爲入而北可讀爲平此韻緩之確詁永言之秘

言顧氏能舉其例而不能言其故誠知歌詩之法遇韻而承則地北爲平之故可得而知矣凡歌詩必有襯字襯字所以承言者也顧氏曰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又有二字不入韻者著之乎而是也

說本詩疏而稍詳

郭茂倩曰相和諸調曲皆有辭有

聲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按周詩之用語助猶漢詩之有聲皆所謂襯字也但詩之語助聊以足句故祇用一二兩字歌者遇語助字必疊吟以成承若無語助則別加襯字夫語助必綴於韻後則承言豈一字而數聲哉明乎承言之義卽知依承之法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於八音典同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蓋五聲十二律

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經曰聲依永永者人聲也聲依永者以
器聲依人聲也聲之所依者韻後之永若句中之字無事於永
卽不必以器聲依之臯陶謨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聲依
永之謂也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
矣蓋清廟之詩無韻無韻則不永然而歌法有詠有歎詠者襯
字也歎者疊句也清廟雖不永而未嘗不歎一倡三歎此天子
登歌之通例非止施之清廟知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注云二
人鼓瑟則二人歌大射工六人四瑟諸侯禮也以次差之則天
子工八人四人鼓瑟四人歌也歌者四人故一倡三歎鄭氏云
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此言清廟之詩歎而不永也
不永明非極音三歎故有遺音孔疏云三歎言歎者少蓋誤會

注意耳唯堂下之樂則無詠歎何則詠歎者人聲也堂下無人聲何詠歎之有夫奏樂既不永言則歛笙亦不依永直一字一聲而已矣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是則堂下樂曲與堂上詩歌體制不同音調亦異趙彥肅風雅詩譜若用之堂下未必不合於古也又古者飲射皆合樂周南召南謂堂上用瑟則堂下以磬合之若笙管不可依堂上之歌猶琴瑟不可奏堂下之曲也唯鐘鼓用之金奏不以合歌左氏傳晉侯賜魏絳歌鐘二肆鐘而曰歌此淫樂也不可爲訓

金奏九夏仍無人聲與笙管同例

凡樂有音必有節傳曰言出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又曰節奏合而成文漢之歌曲前有豔豔後有趨琴家亦有

汎聲至於句投節拍莫不有法焉所謂曲如折止如槁木不得

此法何以成文大戴堊壺雅曲二十六篇其八篇廢不可歌漢魏之閒存者四詩而已蓋聲調者眾詩所同而節奏則每詩各異雖識曲如杜夔不能據所傳之曲推類以盡其餘況今併四詩亡之此古調所以絕響也

書歌詩說後

或曰何以知五聲六律爲樂器設不爲人聲設曰人聲之抑揚唱歎乃自然之節奏若以聲律檢束之則失自然之致矣歌永言愚夫愚婦所能聲依永則非瞽矇不辨史記律書有辨五聲數法聲者無形之物何數之可紀乎寓聲於器而數度昭焉或曰何以知堂下無人聲曰儀禮不言笙數鄭氏曰三笙一和凡四人別無歌者故知堂下無人聲然則歌者必在上乎曰亦有

在下者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以鄉射考之其位在阼階下
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樂正命太師曰奏狸首閒若一間
若一者重節重節也者調其聲之疏數而已不以詠歎爲重也
節之以鼓射節于別有說不用琴瑟此歌之變例也惟舞亦然舞必有
曲武勺是也舞在堂下不登歌也治亂以雅訊疾以雅重節也
坎坎鼓我塲塲舞我以鼓節歌也或曰三百篇皆堂上絃歌之
詩乎曰然曰籥章掌土鼓豳籥豳謂七月七月亦三百之一未
知堂上有籥否曰此合樂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卽祈年
於田祖也琴瑟堂上之樂籥鼓堂下之樂孔氏詩疏云此不言
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三

南菁書院

文選 頑石廬經說八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非曲 歌永言說

歌永言何謂也曰凡詩必有韻歌詩者每至用韻之字必引長其聲所謂永言也古者以一句爲一言夏商以前之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以後始有兩句一韻者則兩句一永蓋詩以言志句以足言句不成則言不足言不足則志無由見歌也者歌其志也志形于言言成于句句截于韻夫歌之永在韻則聲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韻者後聲與前聲相叶也聲之別有四平聲最長入聲最短後世歌曲以入聲散入平上去三聲古人歌詩以上去入三聲總歸平聲然而每字又有發聲收聲當其發

也有平有仄及其收也雖仄亦平古人辨聲非不嚴而用韻甚寬以字有發聲收聲之不同故也歌者於韻字之發聲隨其平仄而抗墜中節復引長其聲以收之則後聲與前聲自然諧叶而歌之道得矣其語助之在韻下者若之哉矣也兮只而思之類乃作詩者自永其言歌詩者遇此亦當融入永中不使贅出庶不與韻字相礙至若句中之字固亦有曲折逗留不得直遂如讀書然然所謂永者不在是也是故歌聲之得力全在用韻之字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一字一聲是歌而不永也近代南北曲一字數聲是聲依字也若是則詩不必有韻而凡無韻之文皆可歌矣豈永言之旨哉大司樂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如小兒背書聲無回曲誦如舉子讀文有抑揚頓挫之

致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蓋誦者弦之漸也誦得其節則可以
弦矣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卿大夫賦詩俱有聲節非稱
引詩詞之比衛獻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孫林父師
曹遂誦之蓋諷則顯違君命歌則恐林父不解惟誦介二者之
閒君不我罪乃得遂其報復之志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
舞詩三百弦詩三百然則誦者歌之漸也欲知歌宜先知誦誦
得其法其於歌也思過半矣

聲依永說

聲依永何謂也曰聲五聲也然而非泛言五聲也乃五聲之播
於鳴球琴瑟者也聲不離器而堂下樂器又不可以依永故知
爲鳴球琴瑟之聲予旣論之茲不具詳惟聲之依永當有其法

今雖不傳可得略說也夫歌者人聲也人聲之高下短長初無定準必以五聲檢攝之然後應節合度而可以入樂然聲之所依又必在句末用韻之處句已絕而聲未絕餘音嫋嫋乃以球瑟之聲依之是聲之所依者永也若句中之字則不可以聲依之何則古人作詩不與歌者相謀章句無定聲病不拘非若宋詞元曲先安排腔調而後填詞然古人之詩未有不可入樂者則以字中無聲聲中無字兩不相妨故也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歌之此唯聲自爲聲詞自爲詞故不襲其詞而可用其聲漢樂府尙有此意如飲馬長城窟行本歌飲馬長城窟詩後改用青青河畔艸夫此二詩者字之平仄句之長短篇幅之廣狹無一相同而樂府以之相代可見聲之所依在永

而不在詞自倚聲之說起而古法湮矣

倚猶依也朱子其所謂永依聲也自漢人爲

五言詩句之長短始有限制唐人爲律詩字之平仄始有準繩厥後有長短句則又以參差中見準繩觀詩體之不同知歌法之屢

變 叔孫通制登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蓋不

特管聲不與人聲相亂卽弦音亦不與詩詞相亂此古法之善也後世之樂既不辨堂上堂下歌聲一發絲竹並興肉音含糊喧豷竟曲又安見人聲之獨貴乎今吳下有彈詞者其聲雖俗然頗得依永之遺意凡七言近體皆可歌器用弦鼓所謂弦歌也但七言句長而韻短弦鼓間促而聲高調之不雅實由於此古詩所以必四字爲句而琴瑟之器特大厥有旨哉或曰彈詞者先彈成一調則萬曲可歌如古詩亦然則一詩可該三百何以雅歌二十六篇廢不可歌者八而杜夔祇傳四曲不傳其餘

曰有聲有節永者其聲也聲之曲折則有節焉漢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皆所以記其節奏耳歌射節者騶虞九節狸首七節每詩之節各有不同又如疊字散聲亦非一例詩之廢不可歌殆以此等之失傳也夫

古法既不傳且理會依永之義參以師乙七法猶可得其彷彿

沈約宋書曰吳歌襍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詞之類是也按唐以前歌詩不越此二法前一法卽虞廷依永之遺但古者弦而不管漢則絲竹更相和耳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是全篇皆言歌也下云其爲陽阿薤露其爲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二法不同然

其聲詞不相妨則同也故唐以前無不可歌之詩至唐中葉

始有填詞之法沈括曰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賀

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

聲詞襍書當在句末後代樂府聲襍句中久之遂訛舛不可讀

如公莫舞歌之屬是也此蓋用後一法者於依永之旨稍乖

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

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子亦言古樂府句中

多有泛聲今人恐失此泛聲逐一添字以實之朱子說與存

中合泛聲卽和聲纏聲也自填詞之法興古法遂不可考亦

音家變更之大者非但管弦襍曲盡改古調卽琴曲亦然東

坡醉翁操敘云沈遵醉翁操有聲無詞翁雖爲作歌而與琴

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

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東坡此敘與休文之

說相應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則不能因金石弦管造歌以被之矣倚調製曲而琴聲爲詞所繩約則不能以徒歌之詩被之弦管矣此唯不用和聲故多窒礙若如古法則自無二者之弊然東坡所作乃倚曲製詞未知與琴聲果合否夫琴本依永之器倚詞非也倚曲尤非也倚曲製詞卽填詞之法故稼軒擬之竟作詞調而南音變爲西音矣

南音西音見俗樂論

射節說

唐人曲中不射節者未嘗言古樂射節也

凡歌必在堂上惟歌射節則在堂下堂下亦有歌乎曰非弦歌也歌而不弦則異乎在上者矣樂正命太師曰奏狸首間若一注云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故可謂之歌亦可謂之奏其歌與堂上之歌不同堂上之歌用琴瑟射節則用鼓而已然

則堂下在何處曰鄉射禮云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此其位也射者循聲而發循歌聲非循鼓聲也歌者所以節射而鼓者所以節歌用琴瑟則主于依永用鼓則所重在節無事于依永也然則投壺將奏狸首必命弦者何也曰歌固弦者之事也時雖不弦既詔之使歌故舉其本職耳節者行乎音之間者也故曰間若一以一終爲一節者乃大節也而一歌之中聲聲相續又莫不有節焉所謂間若一者謂此也若謂第一終與第一終疏數必均則寬廓而無準矣故知敖說爲謬鐘師所擊者特鐘也亦兼擊鼓攷鐘師本職奏九夏之外凡三事曰奏燕樂曰奏射節曰鼗鼓纓樂此三事皆擊鼓而已無鍾也燕樂與射節所擊者蓋皆鼗鼓也若九夏則擊晉鼓故罇師掌之

康成云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按古有舉事之鼓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周禮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康成之所云者豈謂是耶其鼓節卽用是日樂中之鼓節如將興舞卽用節舞之鼓將習射卽用節射之鼓故可以聞而知之康成之注與竹軒之說固互相備也或曰舉事猶言行禮也如興舞習射之類有鼓以爲之節使按節以赴不致茫然失措故曰聞其節則知其事知者謂得於手而應以心也大射儀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以下五此注最分明射時無他樂惟奏貍首則鼓爲貍首之節矣節歌本宜奏拊因

在堂下故以鼓代拊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朝經義考卷之三十三

王制

之類或主重子曰天子而大即致用禮大制以

學者以詩禮學士康成之語云古者興學其教節節思思

學中之儀節即此類也如禮記之類皆習射則用節制之

故可以聞而知之康成之注與竹書之說尚互相備也故曰

事禮言有禮也如禮記書類之類有鼓以爲之節使然節以

不致茫然失節故曰制其節則知其事如禮記得於手而應以

心也夫制儀不致不專其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其也故亦

之節學記曰鼓節在於五鼓五聲不待不待其制之故曰

其存者也周禮新節天子九諸侯大夫士以下五此莊嚴分

吾堂不遊以禮外惟其則鼓爲舞首之節矣曾欲本在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九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輪綆說上

輪綆三分寸之二先儒說不安處蓋幅有廣狹之綱說者不知以網求綆而徒求之杓鑿斯失之矣綆也者中隆而邊下者也中隆而邊下者非幅高于牙之謂也幅自有廣狹近轂之幅廣近牙之幅狹近轂者高近牙者低則中隆而邊下矣記曰參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此數語者幅形橢方而側置于牙與轂之間正面視之則見其厚側面視之則見其廣股近轂散近牙股廣二寸其網三分去一則散廣一寸三分寸之一兩廣之較則輪之綆

已然而昔之論綆者於股圍散圍略弗之及若與綆無與者何

哉由不審網法故也輻有廣狹之網又有厚薄之網輻圍三尺二寸則輻

取之厚可一寸與大車同散厚三分寸之二賈疏云假令輻

近轂處圍六寸也此語疑有脫誤當云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

則近牙處圍四寸也此雖假設之詞適合正度圍六寸者厚一

寸廣二寸也圍四寸者厚三分寸之二廣一寸三分寸之一也

厚薄之網兩邊分網廣狹之網一邊偏網其不網之邊仍直如

弦明乎此而綆之形乃可得矣輻既偏網則菑蚤自宜俱用偏

柄偏於不網之邊兩端相直是之謂不齟牙轂俱有鑿以納菑

蚤鑿之長廣記無明文當各長三分寸之二廣三分寸之一長居

散廣之半居股廣三之一廣居散厚之半居股厚三之一牙之厚記亦無明文但云參分其

牙圍而漆其二鄭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此亦假設之詞令牙厚二寸則不漆者六分寸之

五也

轂長三尺二寸六分寸之一

牙厚二寸三分寸之一則不漆者三分寸

之二也

轂長三尺二寸三分寸之一

酌乎其中其厚二寸乎

與輻股廣同牙厚轂長其數

無定惟輻廣則有定蓋轂廣比股廣三分去一而所去之一分得三分寸之二則股廣二寸可知

三分牙厚而

鑿其一內外畔各餘三分寸之二轂之一傍網盡處適與牙齊

其不網之邊則牙出于輻三分寸之二與股轂二廣之較相準

於是 一面突 一面窪 略如甌算之形 先鄭以輪算釋縷其制當

如此

牙厚必與輻博相準牙角二寸則輻博亦二寸牙鑿居牙厚之中央其長得牙厚三分之一而輻以偏納之於是

輪之內面則牙出於輻三分寸之二輪之外面則輻出於牙三分寸之二合內窪外突而縷之義乃全然則輻之外突將突然

出於牙之外乎非也輻近轂者大近牙者小固以漸而役也欲明縷法須兼明網法不觀諸記乎

更證以大車

之輻車人云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又云大車崇三柯縷寸

按大車之輻亦當有股有轂其網法與小車同輻博三寸謂股

博也三分去一則散博二寸也股博三寸散博二寸則綆寸矣

大車之牙當厚三寸鑿長一寸輪崇則輻長輪庠則輻短輻長則股廣輻短則

股狹股廣則網多而綆深股狹則網少而綆淺故三柯之輪綆寸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

輪綆說下

鄭注釋綆其義未明今就鄭意而詳釋之鄭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股鑿對散鑿言之出者近外也凡輪以向輿者爲內向軹者爲外出於股鑿者謂散鑿出於股鑿也散鑿近外股鑿近內是鄭意股鑿散鑿不對輻皆衰建且向內算也賈疏云車輪皆向外算蓋鄭意以窪爲算窪在外也觀其注匠人經涂九軌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

輻廣三寸半

謂股廣也鄭用圜三徑一古率故謂轂徑一尺三分寸之二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輻廣鑿深皆三

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此輪七寸之數由內

及外之序分明輪算在輻廣之外

不曰出于輻股而云出于輻股鑿是菑用偏柄也若用正

柄則綆在輻廣之內矣菑既偏柄則蚤亦偏柄可知

則輻之衰建明矣夫揉輻宜直不宜

曲置輻宜正不宜衰衰則菑蚤齟矣輪何由固乎且輻所以網

者以其直本中繩恐泥行不便故特衰小之若輻皆衰建則不

網而網矣更何網爲此皆於義未安故不敢從近世江慎修氏

祖鄭義而加詳其略曰菑用正柄蚤用邊柄上下鑿不相當令

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微隆而重勢稍偏輪不掉

向內矣此說與鄭注大致相同惟邊筭二字爲鄭氏所未道但

所謂輪筭者特約略形似之辭輻有股骸之網而本不平面不

平則綆形自見豈必袞建其輻簇成銳頂真如飯甌之竹底哉

且輻之袞與不袞何關乎柄之偏與不偏此理終不可曉

輻用偏網

則自然偏重亦不因上下鑿之不相富也

更可疑者鄉黨圖考云三十輻向外隆起

不使其平周禮疑義舉要云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

此則一人之言何矛盾若是圖考在前舉要在後豈有所不安

而自改其說邪要之內算外算其為算一也內掉外掉其為掉

一也輪算則車行不掉鄭注一言實簡而盡若就輪制而論則

網邊向外不網邊向內為合宜爾

輻

正視

三分網一

股

性

網

側視

三分網一

股

性

圖

側視

三分網一

股

性

不消

面祇賢軹二名既分二名則外圍之大小宜分二等上言檠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者謂賢圍也軹圍無可考以意言之當五分賢圍而去其一得二尺五寸六分蓋軹之內圍既小於賢圍五分之一則外圍亦當減五分之一然後厚薄相等否則賢薄軹厚外勢不太重邪然則記當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五分其賢圍去一以爲軹圍文有訛脫爾輪人爲蓋弓長六尺謂之底軹按轂長三尺二寸倍之得六尺四寸併車廣六尺六寸共一丈三尺轂在輿下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倍之得七寸三分寸之一

三分轂長一在內計一尺三分

寸之二除旁加七寸其餘皆在輿下

一在內二在外以菑蚤中央分界

與一丈三尺相減得一丈

二尺二寸三分寸之二爲兩轄相距之度六尺之弓上近部平

者二尺倍之得四尺蚤未下於部二尺爲句宇曲四尺爲弦求
股得三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得六尺九寸二分有奇併平者
四尺及部廣六寸共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以較兩轄相距不滿
七寸五分弱半之三寸七分強軹長一尺二寸八分車蓋所庇
者九寸一分弱耳若以軹爲轂末則不能庇矣

軹說

說文云軹車後橫木鄭注輿人云軹輿後橫者也程氏瑤田著
釋閒一篇謂物必有兩乃謂之間備舉經傳閒字爲證而考工
之軹閒亦其一焉其說最爲精確然則許鄭之說非與曰軹之
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爲輿之本言輿者多舉以言之
故輿牀及兩旁通謂之軹矣說文云軌車軹前也鄭注軹人云

說見賈疏

軌謂輿下三面之材，轎式之所封，然則輿之兩旁或因乎前而通謂之軌，或因乎後而通謂之軫。本無定名，惟前軌後軫則不可互易。小戎疏謂車前有軫，謬矣。江氏永曰：輿下唯後有軫，餘三面皆無材。若有三面材，則兩旁之材有礙於轂之轉矣。輿三面及底板皆以牝牡相衡。如今人作箱之法，今按車人牝服鄭司農云：謂車箱說文亦云箱。大車牝服，然則車箱乃大車之制也。蓋大車牝服，四面有板上，用平鬲形，同匡。匡說文匡器似竹篾，筐車笞也。今人以筐爲匡，不復知其爲車笞矣。所以載物，非以載人。後人呼筐笞爲箱，因其形似而名之也。詩云：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大車之謂也。若小車則有較式之別，高下參差，復闕後面，豈能以今人作箱之法作之與？牀之制，記無明文，或中央用橫板二，各長六尺，廣二尺。

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高一丈前後用橫木二前卽軌後卽軫各長此築牆之板也與牀板或同此制

六尺六寸廣二寸兩旁用縮木二各長四尺四寸廣三寸車後

人所登降故軫用堅木餘三面則與中央橫板用材但稍厚爾

中央橫板厚可一寸軾崇三尺三寸當從轂心起算轂徑一尺有奇半之加橫板厚共六寸強板轂之間

容一寸弱轂心卽軸心也試更從軸心起算軸半徑二寸一分弱兔圍徑三寸六分加板厚共六寸七分弱兔圍離軸三分強

軾厚三寸五分軾圍與輪牙同三面材厚與軾同其厚俱高出橫板上

而底面則平故不礙轂之轉是則三面未嘗無材軾名初非一

定考王記軾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輿後

橫木也加軾與轆軾方象地輿也五分軾開弓長庇軾兩傍也

烏可一例讀諸

鍾函說

臯氏爲鍾以其鈺之長爲之甬長鄭注云并衡數也賈疏云以鈺長爲甬長大長不類故并衡數此說良是然則甬與衡二物也參分甬圍去一以爲衡圍明體別故圍徑亦殊乃說者猶以衡甬爲一物則仍無解於大長也說者曰衡平也甬自下至上以漸而小至頂平處則得衡圍夫衡固訓平然必橫而平者方謂之衡如璣衡權衡車衡慈衡橋衡無非橫者若衡甬爲一物則卓立鐘頂失衡之義矣蓋衡與甬二而一者也縣之則橫于甬上不縣則植于甬口

甬口之徑略小于衡徑口上有脰故可植衡

故言甬長者必

并衡而數之甬之橫者謂之衡故衡亦通謂之甬參分其甬長

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二在上者衡也一在下者甬也

假令甬通

長一尺八分則衡長七寸二分甬長三寸六分

旋者縣鐘之繩也旋以縣鐘幹以繫旋

旋下端屬甬上端屬衡衡之兩端及甬之兩傍皆有幹

衡幹與甬幹宜

相直甬徑三寸六分甬幹貫旋處離甬可六七分衡長七寸二分衡幹距左右端各寸餘幹設于衡之下面

凡四幹

而縣兩旋又於衡之中央設旋而上屬於筭是鐘有三旋也一

旋在上居中以御傍如鐘體左右稍有輕重則衡不平矣凡鍾

所以有衡者欲其平正且流動也

若不用衡以兩旋繫筭則不能流動

王朴鑄鍾

隋圓而側垂隋圓古制也

衡甬但側正圓

垂之義不可得詳旋設於甬

外地處其偏故必設兩旋乃得其平側垂者其設一旋乎設當

銑則鐘欹當鉦則鐘仰欹與仰皆非縣鐘之法胡瑗改鑄正其

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又不知正紐下垂當作何解記曰

弇則鬱未聞下垂而弇鬱也晏子外篇景公爲大鐘仲尼曰鐘

將毀衝之果毀公問其故對曰鐘大而縣下衝之其氣下回而

上薄是以曰鐘將毀蓋氣不得泄於下則回而上薄也若高懸則無此病然中空既深其氣亦難驟泄予家有古鐘於舞上鑿四五小孔此豈漫焉爲之蓋欲使氣之不能下達者得泄於上也下既不舛而上復有所泄又何病於鬱乎然又恐其柞也故爲之甬以範之甬上仍有口以通洞之不遏其上泄之氣古聖制作自有精意奚側垂下垂之致辨爲

戈戟倨句內外解

欲知戈戟之制先辨倨句之形欲知倨句之形先明內外之義戈有內有胡有援鄭云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凡執戈戟必以援向人以秘向己故以近秘者爲內以近援者爲外若鑿之則下近援者在上賈疏胡上胡下以立戈言也但以倨爲胡上句爲胡下則非也夫援與內相直而胡其

旁出者也鄭不曰援以內而曰胡以內者欲見胡之旁出適當
援內之閒所謂內者不惟內於援且內於胡故記文先言內次
言胡次言援由內及外次第秩然又曰倨句外博外字正與內
字相對此內外之辨也何謂倨句倨者直也句者曲也從者爲
倨橫者爲句句股之法縱爲股橫爲句倨卽股也內縱爲倨胡橫爲句舊說戈戟皆用曲胡
是誤解倨句之義且泥於戈戟之爲句兵也戈戟之胡皆直有胡卽可以句記所言倨句並指胡與內相形之勢耳倨句
之形如此鄭云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胡與援內相接之處爲胡
之本胡本低胡鋒仰則短內而已倨胡本高胡鋒俯則長內而
已句是故胡平則鋒本橫而倨句中短記於戈言已倨已句於
戟言倨句中短互文見義也倨句中短則可使外博倨者內也
句者胡也內在胡之內以近胡處爲外胡在內之外以向內邊

爲裏故曰倨之外胡之裏也胡在援之內以向援邊爲外爲表

故曰句之外胡之表也倨句外博言胡本表裏皆博也四病由

于四失因倨句之外博決其必中短而無四失故曰廣其本以

除四病知此則戈制得而雞鳴擁頸之名亦從可識矣戈與戟

其平積皆三十六寸

廬人云句兵稗注云稗隋圓也稗隋圓則內胡援皆隋圓可知戈廣二寸乃隋圓之

長徑也論圓半周則不止二寸戟亦然

何則戈內四寸胡六寸援八寸縱十二寸橫半之

通計十有八寸廣皆二寸以乘十八得三十六戟內四寸半胡

六寸倍之十二寸援七寸半

縱橫皆十二寸

通計二十四寸廣皆寸半

以乘二十四亦三十六然戟胡倨句中矩是無外博也故鄭注

云援之外句磬折

鄭又云取圓於磬折凡磬折必方戈戟之外博則圓非磬折之常法

蓋倨不外

博而句仍外博

磬折卽指外博曲直之度

兩胡之句外博與一胡之倨句外

博相當刺者鋒也戟之有刺猶戈之有刃戟援七寸半胡六寸

皆不計刺則戈援八寸胡六寸亦不計刃然則記於戟則別言

刺於戈不別言刃何也戈刃在援胡之端與援胡爲一物戟刺

則別爲物不與援胡相連故特言之戈戟皆空中以貫秘戈秘六尺

六寸通計自援至鏹之數也秘貫援中故專以戟秘出於援端

秘言之惟外博處直用金兩片而中空而設刺焉鄭注所謂著秘著援端之秘也戈刃平戟刺銳銳者

輕於平者戟之三刺與戈之兩刃相當夫是故戈戟異制而重

皆三鏹明乎戈戟之重皆三鏹而戟制又可得矣或曰戈胡止

三寸則其刃甚狹狼暉何以能斬秦囚曰斬謂傷之也旣斬而

又禽之是未死也鄭注啄人二字可謂善于形容者矣鄭注啄字似從

雞鳴擁頸之名悟出曰如鄭注則已倨已句與倨句外博同名而異義曰

字有虛實其義則同已倨已旬皆謂胡也胡太昂則橫者或幾於縱矣是過乎磬折之度也不已直乎胡太俯則橫者且不能中矩矣不已曲乎

戈

戟

刃三寸
援八寸

內四寸為倨
寸二

刺
半寸
援七寸半

丙四寸半
寸半
秘

著秘直
前如鑄

原博

原博

皋陶說

鄭氏釋鞞人穹者三之一及上三正俱極精當至論鼗鼓中圍加三之一爲兩廂其數又以皋鼓爲中曲不參直則竊以爲不然三鼓惟長短異爾鼓匡未有三折者中徑未有不加于鼓面三分之二者鼓面四尺三鼓所同也鼓面旣同則中徑豈容有異晉鼓短鼗鼓次之皋鼓最長短者中徑反大長者中徑反小短者三折長者兩折有是理乎予始疑首節不言鼓而鄭解穹者三之一爲加於鼓面之數語意似乎無根旣思之不必疑也首節雖不言鼓面而記版廣之數特詳知版廣之數則左右揣之口徑定矣口徑卽鼓面也左右揣廣六寸中尺以左右揣之廣三分益二卽得中廣然則口徑三分益二亦必得中徑不論鼓之大小版之多寡莫不皆然由廣知徑由徑知穹其專計

一廂何也尺與六寸一版之廣也二十版兩兩相對今祇就一版驗之故其穹也亦祇得一廂數爾夫首節之三之一既據一廂則次節之三之一亦當同例而鄭氏異解者蓋泥于圍之一字也不知中圍加三之一猶言中徑每廂加三之一爾不言徑而言圍者圍猶周也環而視之皆加於鼓面三分之一此與穹者相對穹散辭也未成鼓而先有版取版一枚平置于地中高兩端下若橋然故曰穹圍聚詞也既合而成鼓則圍見矣有中圍卽有鼓圍如于大圓中容小圓四圍相距皆等西法謂之距等圈其相距之度卽大徑加于小徑一廂數至皋鼓倨句磬折近世程氏瑤田辨析致精足正鄭氏之誤第仍用鄭氏中曲之說則亦疎矣皋鼓亦三折爾中段平衡左右袞倚磬折之形在

左右之相向與中段無關

中段與左右相接處倨句如榻倍榻則爲磬折

試取兩衰

引而伸之使相遇成角則磬折之形自見一說平與衰相與成

磬折形其法以中圍所加之三之一爲句卽以爲股以求其弦

卽衰面也與中段相接左右各成一磬折形然則三折何礙于

磬折邪夫惟皋鼓磬折故中段之長不能與左右鈞然其爲三

折及中圍如數固未嘗有異也若如程說則皋鼓中徑至八尺

九寸無乃過大且程氏於叢鼓之中圍亦同鄭誤又謂叢鼓亦

中曲其誤豈不更甚於鄭氏哉

長六尺有六寸者乃循鼓身之屈折計之非兩面相距之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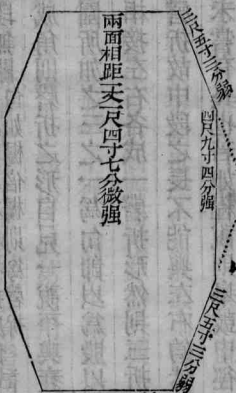
鄭注謂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是也下二鼓仿此凡量曲物皆然車人之耒弓人之弓與皋陶同度其量之亦同

法晉鼓兩面相距五尺七寸弱鼓兩面相距七尺二寸八分強皋鼓依前說則中長四尺九寸四分強左右各長三尺五寸

三分弱兩面相距一丈一尺四寸七分微強依後說則中長八尺二寸五分弱左右各長一尺八寸八分強兩面相距一丈九

寸弱首節不言何鼓注謂晉鼓竊意靈鼓路鼓面有多寡形制本同首節蓋兼四鼓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則鼓首節小而言鼓面與下二鼓同也下二鼓不言版廣與首節同也皆互見也言版廣而不言鼓面則鼓之大小僅有虛率而無實數言鼓面而不言版廣則鼓面雖得而中徑不可知厚三寸謂中段也至兩端則漸薄凡鼓之折皆倨於矩也獨於皋鼓言磬折益知磬折有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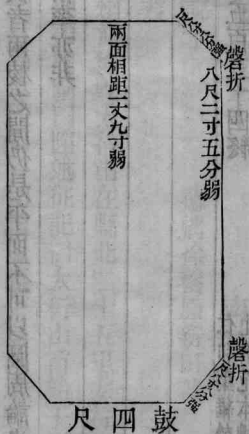
皋鼓圖



四尺鼓

本下之時向與申與無關

泉鼓又圖



或問靛靈路三鼓其制如何曰聶氏所圖迂拙之甚斷不可用蓋此三鼓俱止兩面可伐與晉鼓同也其異於晉鼓者於鼓木腰圍鑿孔冒革別成小鼓徑可尺餘鼓面宜平須於孔上別施一匡如後世羯靛鼓六孔與大面而八靈鼓四孔與大面而六路鼓二孔與大面而四叔重康成並云八面六面四面者併大面計

之也先鄭云六面四面二面者除大面計之也其實一也

大三

祀有鼓有鼗而無鼗其以小面爲鼗與

先鄭云鼗鼓鼗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

者雖可擊實不擊也其所擊者仍止兩大面爾

記云中廣尺按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合二十板以割
圓之法求之每板一尺一分七釐有奇言一尺者舉成數也
凡圓物之有棱者兩棱之間仍是平面不可以圓周論也古
率固疏或用密率亦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十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太行山考

元和郡縣志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在縣北二十五里太行陁在縣西北三十里連山中斷曰陁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第一曰軹關陁今屬河南府濟源縣在縣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陁第三白陁此兩陁今在河內第四滏口陁對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陁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陁此三陁在中山第八軍都陁在幽州太行陁關三步長四十里 又武德縣太行山在縣北五十里故大斛關在縣北一百六里太行山上 又修武縣太行山在縣北四十二里

澤州晉城縣太行山在縣南四十里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在縣南四十五里太行山上 又陵川縣太行山在縣西南百里

恆州獲鹿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 相州林慮縣林慮山在縣西二十里南接太行

北連恆嶽

按林慮山一名黃花山

按今武陟縣東南有武德故城其實唐之武德在武陟之北

修武之南

武陟西北至州一百里武德西至州四十七里修武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懷慶府河內縣及濟源修武三縣皆在太

行山麓東接衛輝府輝縣界北接山西澤州府界 衛輝府輝

縣太行山在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有白陘太行第三陘也

又蘇門山圖經卽太行支山也

澤州府鳳臺縣太行山在縣南南跨河南河

內縣界東北接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樂平
平定諸州縣界山以百數皆古太行也 碗子城在縣南九十
里太行山麓 潞安府黎城縣古壺關在縣東北二十八里太
行山口吾兒峪 順天府宛平縣西山在縣西三十里太行山
別阜也 又昌平州軍都山在州西北太行第八陁也 又宣
化府懷來縣軍都山在縣南五十里南與順天府昌平州接界
山西通志澤州府鳳臺縣太行山在縣南三十里天井關橫望
嶺諸峰雄峙爲山總會西南接砥柱析城王屋又西迤姑射中
條雷首東北跨陵川壺關潞城黎城遼州和順武鄉諸州縣又
東爲燕山至碣石縣互數千里隨地異名北接霍山五臺句注
蘆芽皆其支脈海內名山繇崑崙而下當以此山爲第一云

唐樞太行山記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互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條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

禹貢錐指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恆山至于碣石決無越恆山而仍爲太行之理述征記郭緣生所撰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互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爲天下之脊

蓋亦據彼文言之厯觀傳記所載齊桓公懸車束馬踰太行莊

公入孟門登太行

蓋卽白陘又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卽軹關太行二陘

范睢曰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蔡澤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酈食其曰塞成皋之險杜

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其所指爲太行者皆在漢河內上黨二郡唐懷澤潞三州之境蓋滏口以南四陘實太行山也井陘亦謂之土門廣武君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古未有指是爲太行者然此在恆山之南卽以爲太行亦無不可若飛狐蒲陰軍都三陘皆爲恆山所隔不得爲太行太行雖大亦千里而止耳後世沿述征之說遂謂太行連亙訖於幽州有數千里之遠而其實不然

按自來言太行之大者多過其實胡氏辨之當矣然所以辨之者專以恆山不可越爲斷竊謂恆山若祇大茂一山則不足阻太行北行之路或出大茂之東則由井陘獲鹿正定折

而北經唐縣至紫荆關

卽蒲陰陁

分二支其一支西行至飛狐一

支東北行至居庸關

卽軍都陁

或出大茂之西則由平定北歷孟

縣五臺靈邱廣靈折而東達飛狐此二道者俱可北出然地

志於此諸郡縣絕不言有太行其支幹脈絡俱無可考山西

通志云恆山自渾源州發脈由飛狐嶺達曲陽又曰山脈自

雁門東北亂山橫迤由山陰應州至渾源起北嶽南入平刑

關突兀聚五臺東繇靈邱太白隘門諸山騰躍入紫荆倒馬

此燕雲分境壤接山連之大勢也若然則飛狐旣爲渾源至

曲陽之過脈蒲陰又爲太白隘門之幹龍胥與太行無與而

軍都更可知矣大抵山之大勢或一山而隨地異名或數山

而連峰不斷異同之辨不可不審夫析城王屋未嘗不連太

行而不得竟指爲太行然則蒲陰飛狐卽與太行相接亦底

柱析城之類耳太行跨踞郡縣惟洪氏圖志爲覈實

洪說本錐指

而山西通志獨不及樂平平定則太行北麓至和順而止

井陘

在平定東若樂平平定無太行則井陘亦非太行矣

唐氏謂北發雲中至平定州恐不

足據

說見後

太行自河內至和順七百餘里其支峰之東西出

者河內之西至濟源其東逾修武至輝縣東西相距可二百

五六十里澤潞之西爲翼城爲絳縣爲陽城爲垣曲爲夏縣

其東至林縣東西相距可四百餘里凡盤互州一縣十九云

本草人參唐本注云今潞州平州澤州易州檀州冀州幽州媯州並出蓋以其山連互相接故皆有之也

山西通志代州繁峙縣巖頭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延袤八百餘

里南連太行

疑當云南連太行延袤八百餘里

石崖巖巖此爲其首

里按繁峙至平定三百餘里至和順五百餘里巖頭未必與太行相連昔人言太行皆云在河內郭緣生亦云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蓋太行之勢自南而北故有連互幽燕之說巖頭之不得爲太行山首明矣唐樞論太行山脈自北而南殆因巖頭而誤會歟

律管說

言律者率言黃鍾最長以次而短極於應鍾先儒無異義余謂十二律正律外各有半度有倍度至用於旋宮則黃大太夾姑仲蕤有半無倍林夷南無應有倍無半蓋宮生徵皆下生徵生商皆上生凡以陽律陽呂爲宮生陰律陰呂者用正律自得相生之序若以陰呂陰律爲宮生陽律陽呂則必用倍半之度如

林鍾尺二寸爲宮下生太簇八寸爲徵是林用倍律太用正律

也林鍾六寸爲宮下生太簇四寸爲徵是林用正律太用半律

也

唯蕤賓生大呂仲呂生黃鍾
爲以陽生陽用半而不用倍

竊意管之長短亦當以此爲準

黃大等七律以正律而含半度之聲林夷等五律以倍度而含

正律之聲

以全律高吹之卽各得所含之聲
或以管之中半各穴一孔亦可

然則林夷等五律

皆當長於黃鍾其次第宜列黃鍾之前黃鍾處十二律之中故

曰中聲亦猶徵羽用濁倍在宮之上故宮爲中聲也律管圍徑

以漢志三統之義推之黃大二律空圍皆九分太夾姑仲蕤五

律空圍皆八分林夷南無應五律空圍皆寸二分然後魏安豐

士嘗依班志作林鍾太簇二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

圍九分乃合此得之校試殆無可疑且黃鍾之長旣居十二律

之中則用中數以爲圍徑尤爲得宜然則林夷等五律必用倍數益明矣

相生說上

或曰律之相生必三分損益何也曰所以定中聲也傳曰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中聲者謂宮聲得清濁之中也非特黃鍾爲中聲十二律無非中聲夫律有清有濁此相生之法所由起也有倍度而清者亦濁有半度而濁者亦清是故以濁律生清律所生者之倍度必濁於生之者之正律以清律生濁律所生者之半度必清於生之者之正律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倍度幾何而生之之律必適居其中視所生之正律幾何半度幾何而生之之律亦適居其中假如黃鍾下生林鍾濁生清也林

鍾五十四少於黃鍾二十七其倍度一百八多於黃鍾二十七
也是黃鍾之八十一適居五十四與一百八之中也林鍾上生
太簇清生濁也太簇七十二多於林鍾十八其半度三十六少
於林鍾十八是林鍾之五十四適居七十二與三十六之中也
非三分損益何以得此夫三分損一則得二三分益一則得四
二者四之半四者二之倍三之爲數在二四之間是中數也有
中數斯有中聲矣其隔八何也曰陰陽之道也律爲陽呂爲陰
而律呂又各分陰陽見七律解陰與陰陽與陽不生也律與律呂與
呂不生也陽律遇陰呂則生陰律遇陽呂則生各以其敘故隔

八

唯應鍾生蕤賓爲
變例說詳下篇

相生說下

相生之法或律呂相生或宮商相生律呂相生為造律而設宮商相生為旋宮而設昔之造律者不知管有幾何竝未知其長短之差於是先定一管餘十一管則用三分損益次第作之黃

鍾至應鍾皆陽律下生陰呂蕤賓至仲呂皆陰律上生陽呂

上生

下生祇論陰陽不論律呂應鍾生蕤賓以陰呂生陰律仲呂生黃鍾以陽呂生陽律乃相生變例然仲呂原不必復生黃鍾而應鍾生蕤賓在兩截交會之間亦不必與諸律之上生下生相雜成章先儒徒斷斷於蕤賓大呂之相生而於應鍾蕤賓之間不覺其有異何也至仲呂再生則近於黃鍾不能自成一律乃知律管

止十二仲呂極不生故曰律呂相生為造律而設也若夫旋相

為宮一均之內祇別五音不須配律然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則音固與律相應律為宮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呂為宮則呂

下生律律上生呂亦無重上生者而倍半之度存乎其間矣見律數說有倍

半之度而無倍半之律何也倍半以聲音非以律言也

林鍾等五律以

倍爲正猶無倍也

論律則始於黃鍾終於仲呂論聲則始於黃鍾終於

南呂淮南有夷則之角夾鍾之羽無射之商仲呂之徵是仲呂復生黃鍾也蓋律窮而音不窮故得終始相生此旋宮之義也是故誤認律呂相生爲宮商相生則有增律之失誤認宮商相生爲律呂相生則變律半律紛紛百出而律愈壞不知造律與旋宮本不相謀且古人於仲呂之後未嘗增置一管亦未嘗別起一宮又烏得求律於十二之外哉

或問先定一管宜定何管曰黃鍾爲聲氣之元故當先定黃鍾自第二管以後損益相生其勢甚易惟最初一管空所依傍何由而定之況古尺旣亡所謂九寸者毫無憑準定律之

難實在於此及細思之亦自有可定之理其端在於空圍康

成伯喈圍皆九分子駿孟康圍分三等鄭蔡爲是劉孟爲非

安豐嘗試之矣

詳見律管說

凡大小同而長短異則短者清長者

濁長短同而大小異則大者清小者濁蓋大小雖同因以長

短相形而大小亦異長則見小短則見大長短雖同因以大

小相形而長短亦異大則見短小則見長二者互爲其根

攷工

記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鄭注薄而廣則濁短而厚則清此卽相形之法狹不能使廣因薄見廣薄不能使厚因厚見短八寸之管空圍九分必清於黃鍾所謂大小同而長短

異也八寸之管空圍八分必濁於太簇所謂長短同而大小

異也然則漢志所言林太之度不合黃鍾商徵殆仍合黃鍾

之宮乎夫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管長八寸空圍八分皆是十

分其長以其一爲之空圍也欲定黃鍾之管不必問尺寸幾

何但令空圍居管長十分之一卽得之矣書此以俟他日之

攷驗焉

九寸卽作虛度亦可然既有此九寸之數何妨竟作實度周禮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律之

有實度便於爲樂器也後代古尺失傳卽以爲虛度亦無不合八尺之表五寸之矩皆當作如是觀

聲律論

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故有五聲無七律律以立均十二律皆宮

聲也宮爲四聲綱綱舉則目自張有黃鍾宮則自有黃鍾之商

角徵羽不必借聲於大姑林南四律也周之七律以律準聲自

是一時之制若執爲定法則自伶倫以來卽應有之何以至周

而始有七律乎五聲猶五行也五行之外不容益一行五聲之

外豈容益一聲善乎蔡邕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爲角以南呂爲

羽則微濁也

劉昭續漢書律麻志上注

可見角羽自有正音以姑洗爲角以

南呂爲羽非角羽之正音也蔡氏妙擅音律又生漢末去古未遠豈漫爲此說哉夫自黃鍾至應鍾由濁而清也自宮至羽亦由濁而清也二者齊其兩端而較其中間則宮羽清濁之差凡五等黃應清濁之差凡十二等聲與律疏密參差不齊聲之數奇宮商爲濁徵羽爲清角在清濁之間律之數偶黃太姑爲濁林南應爲清無半清半濁之律而南呂又非極細者且律管長短疏數不均而五聲則間若一假令黃鍾九寸爲宮大簇八寸爲商林鍾六寸爲徵則姑洗爲角宜得七寸南呂爲羽宜得五寸今姑洗不止於七寸南呂不止於五寸故皆失之微濁也其實太簇之於商林鍾之於徵已不無少差故就五聲而論則姑

洗濁於角南呂濁於羽若論七音則角聲正叶姑洗羽聲正叶南呂何者聲多則位密也譬之階崇五尺均爲五級今增二級而階崇如故則五級皆非故步矣若律自律聲自聲則五聲循環初無欠缺若以律協聲則可以七律協七聲不可以五律協五聲何則姑洗林鍾南呂黃鍾之間各間二律與他律相去疏密不均故也要之五聲變爲七音必全體改易非直於五聲本音之外漫加二音而已淮南天文訓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此文足與蔡氏之說相發徵宮商羽角言聲不言律是五正聲也角聲清於姑洗羽聲清於南呂者也聲至角窮矣今欲於角後益二音當以調者多用旋聲之法苟勛之

三宮陳仲儒之五調蘇祇婆之五旦皆是也

荀勗於旋律之中兼旋聲故有假用

之法誠知聲自聲律自律祇旋聲不旋律五調循環自然諧會初無所假豈不直捷乎

隋志不列五旦名目至遼志乃譯之蓋旦卽調也有婆陁力聲卽有婆陁力旦有雜識聲卽有雜識

旦猶有宮聲卽有宮調有商聲卽有商調鄭譯以七聲爲七調以五旦當五律竝誤遼志云七聲謂之七旦又非也旦五而已

二變不爲宮故沙侯加濫侯利箎不爲旦此蘇祇婆本法也八十四調乃

鄭譯新意自律呂失傳其所旋者祇得一律亦不能辨其爲何

律然其聲自諧以不軼本律故也此法雖詳於後代實自古有

之隋書音樂志曰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

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然則經傳中不惟律呂多以均

言卽五聲亦多以調言周官三大祀樂孟子徵招角招戰國策

變徵聲羽聲可以爲證姚察諸人謂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

之法第弗深攷耳

言律不言聲皆宮調也言聲不言律皆黃鍾均也

十二律律主一均

均成五調凡十二均共六十調是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琴論一

絃七

初學記引三禮圖云琴第一絃爲宮次絃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此言或出於阮譔鄭康成之書或出於夏侯伏明之書要是隋以前舊說也琴家悉祖其說更無異議今以管子起五音法按之於琴則一絃爲徵實不易之理似不當如禮圖所云然禮圖之說由來已久又未敢輕議予於此蓄疑久之及觀鄭世子調絃說乃悟二法雖若齟齬而實相濟相成觀其會通了無可疑爲之一快其說曰凡各絃散聲爲本律之正音

散聲對按聲而言其實絃至龍齶不待按而自然著木矣何散之有朱子曰散聲通體之全聲也全

字以較散字爲安
以音爲律亦非

第十徽實音爲散聲之母能生本律第九徽

實音爲散聲之子本律所生也一絃十徽實音爲宮二絃十徽
爲商三絃十徽爲角四絃十徽爲徵五絃十徽爲羽六絃十徽
爲少宮七絃十徽爲少商此古人所謂正調也按朱氏此說確
有至理夫五音皆中聲也內傳言中聲而曰不容彈其爲絃音
可知依姜夔法分琴爲三準自一徽至四徽謂之上準而二徽
八分居其中自四徽至七徽謂之中準而五徽六分居其中自
七徽至龍齶謂之下準而十徽居其中

琴絃全半同聲如以三尺六寸爲全絃半之得

一尺八寸爲七徽又半之得九寸爲四徽又半之得四寸五分爲一徽三準之分實由於此

中聲云者謂每

準中央之聲也其徽位自左而右亦各以徵羽居宮前試以下

準第一絃言之全絃爲徵十三徽爲羽十徽爲宮九徽爲商七

徽八分爲角餘絃遞退一聲故十徽與全聲必閒絃相應一絃
十徽與三絃全聲相應次絃十徽與四絃全聲相應三絃已下
準此然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少宮七少商者每準之
中聲也一倍徵二倍羽三宮四商五角六徵七羽者全絃及七
徽四徽一徽之聲也二者聲位不同適相應和得朱氏之說渙
然冰釋矣且夫操縵安絃必先求五音之正聲正聲得則清聲
濁聲若網在綱是故調絃必按十徽有正而不中者三絃已下
之全聲是也有中而不正
者六七兩絃者六七兩絃
之十徽是也若如俗說以一絃全聲爲宮則十徽爲角十徽爲
角則調絃所得唯角徵羽三聲爲正而宮商祇有少聲其正聲
竟無相應之絃何以審音而成曲乎史記樂書云絃大者爲宮
而居中央商張右傍此論徽位非論絃位蓋橫琴於前徽則自

左而右而絃則自上而下今云商張右傍其爲徽位明矣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非十徽爲宮之明證乎凡以五聲命絃皆以中聲爲主中聲爲宮卽謂之宮絃中聲爲商卽謂之商絃國語云琴瑟尙宮明宮絃最大也沈括謂今之調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說者多非之予謂若以合字爲宮則非若祇以合字定宮絃則未爲誤蓋定宮絃非定宮音也定宮絃之全聲非定宮絃之十徽也一絃全聲應合字二絃應四字三絃應上字四絃應尺字五絃應工字六絃應六字七絃應五字朱氏調絃亦用此七字但用以調十徽則又誤矣蓋宋人唯誤以全聲爲宮故遂以合字應宮音朱氏知宮音在十徽不在全絃得之矣乃仍沿合字爲宮之說移全絃之聲於十徽則是纔訂一誤復生一誤胡竹軒先生論俗樂曰上卽宮也尺卽商也工卽角也六卽徽也卽合之清聲五卽羽也卽四之清聲先生此

論初不爲琴而發而按之琴絃其默相符契如此可見理之確者固不謀而合也朱子曰今人以中徽七徽爲重而不知散聲之爲尊予謂七徽爲全聲之半中聲爲全聲之母全聲尊於七徽而中聲又尊於全聲故必明乎中聲而後可與言琴不明中聲則禮圖與管子之說不能融會貫通琴學晦而管色亦譌管色譌而八音俱不諧矣豈細故哉

琴論二

五調

旋宮之法觀於琴而益著左氏五節五降此琴之旋宮也五降之義有二或一絃而有五降或五絃而各一降朱載堉曰琴之徽十有三惟第十徽與第九徽古人謂之中聲乃琴之最要也朱子曰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厚聲長音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按三準以下準爲要下準以十徽爲要十徽所以

爲中聲者以其居下準之中也牽連九徽律從濁漸清謂之降

殊覺無謂中一而已若有二焉則非中矣鄭注樂記云凡聲濁者尊清者卑從濁漸清是自尊及卑琴從第十徽降至第五徽謂之五

節自十降九爲第一節自九降八爲第二節自八降七爲第三

節自七降六爲第四節自六降五爲第五節按朱氏詮降字甚

當其論五節則未盡然節與徽不同徽數止十三而節則每準

各五三準凡十五節

泛音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實音則不然故徽爲泛音設節由實音分

五降

則自下準之中聲至中準之中聲得宮商角徵羽五正聲此五

節五降之別每節各有首末降者從本節之首降至本節之末

不踰節也

前後兩節之間其地甚寬隨指得聲各有所用猶今之琴譜不惟注徽數并注分數蓋非特五聲咸以清

濁相應卽各聲亦自有清濁也許慎曰鼓琴循絃謂之徽降亦循絃之謂歟不言五聲而言五節者聲必有節也言五節復言

五降者循而彈之乃得其節也

鼓琴循絃隨按得聲從十徽降至九徽之左皆

宮也爲第一降從九徽降至七徽八分之左皆商也爲第二降
從七徽八分降至七徽之左皆角也爲第三降從七徽降至六
徽四分之左皆徵也爲第四降從六徽四分降至五徽六分之
左皆羽也爲第五降交五徽六分則爲宮之清聲在五降之後
矣此一絃而有五降者也若以五絃爲五降則五絃皆起十徽
皆止五徽六分大絃自宮降至羽次絃自商降至少宮三絃自
角降至少商四絃自徵降至少角五絃自羽降至少徵至六絃
十徽則爲少宮在五降之後矣此二法者理實相通蓋節止於
五故絃亦止於五五降之所以爲五調何也陳仲儒曰琴五調
調聲之法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
各以一聲爲主按宮爲音主以某聲爲主者以某聲爲宮也宮

聲最濁以某聲爲宮者以最濁一聲爲調主也主聲卽五正聲
五正聲卽中聲中聲以爲主然後可以言降宮聲以降則爲宮
調商聲以降則爲商調角聲以降則爲角調徵聲以降則爲徵
調羽聲以降則爲羽調調有五則其爲中聲以降者凡五是爲
五降姜夔論琴須轉絃以合調竊意琴一絃具五聲五聲具則
成調然則琴調取諸一絃而已足不必轉絃也一絃一調層遞
轉換自有條理第彈者不能以一絃成曲故必兼用別絃唯本
絃所無之聲不可闌入或曰十徽之左有濁倍聲二可廢乎曰
不可主調必用正聲所謂以最濁一聲主調者謂正聲之最濁
者非廢濁倍也若廢濁倍何以成調且中聲之謂何不唯有二
倍聲且有二少聲蓋羽調彈至少宮是爲五降之極

不容彈者
非不彈也

不以爲調主也其襍于五節之間者但爲應聲不與五節並列
蓋二少仍是宮商二倍仍是徵羽九聲只有五節故非節外生
枝

瑟論

瑟二十五絃盡應何聲古無明說至宋以來多以十二律配之
嘗讀莊子徐無鬼有云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
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
五絃皆動二十五絃已見於此其來遠矣乃知瑟絃以五聲爲次不以十二律

相配也二十五者五五之數耳續漢書禮儀志云黃鍾之瑟二

十五絃宮處其中左右商徵角羽此與史記言琴見琴論正可互

證蓋瑟琴並用其理相通琴橫有五節縱有五絃五五相乘得二十五瑟之二十五絃實由於此

二史所述可攷見古之遺制有黃鍾之瑟則必有大呂以下之瑟是以瑟協律非以絃協律也

後世唯姜夔知此意其定瑟制二十五絃絃一柱別以五色五

五相次使肄習者便於擇絃絃具五聲

一絃一聲五絃則五聲

五聲爲均

凡五均

是以二十五絃一律主一均一均又有五調姜氏所謂土均乃一均中之五調耳

二十五聲十

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

按五均二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凡三百聲姜氏兼及二變故云然竊

謂瑟制當以此爲定韓非子曰瑟小絃聲大大絃聲小是瑟絃

亦有大小也琴一絃具五聲瑟則一絃一聲故每以五絃當琴

一絃乃分二十五絃爲五段絃之大小亦分五等第一至第五

視琴之大絃第六至第十視次絃第十一至第十五視三絃第

十六至第二十視四絃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視五絃其施柱

則依琴之下準第一絃柱位距右隱三尺六寸如琴之全絃第

二絃三尺一寸五分如十三徽第三絃二尺七寸如十徽第四

絃二尺四寸如九徽第五絃二尺一寸如七徽八分下四段柱

位俱與首段同瑟柱如雁行而直視則爲五列每段首絃

一六等絃

之柱最在左末絃

五十等絃

之柱最在右其三八等絃之柱適當左

右之中皆中聲也續志之云專指首段猶史記言琴專指大絃

也

琴絃右高於左瑟絃左高於右而聲位同

至於調均之法則每段爲一調猶琴之

一絃一調也但合調必用清聲而瑟之清聲唯有少宮少商餘

俱未備宜就相近之絃

或在本段上或在本段下

移柱以取之如首段爲宮

調其序一倍徵二倍羽三宮四商五角其清聲可取諸第二段

第二段本屬商調其序一倍羽二宮三商四角五徵惟徵不動

餘四聲皆移其柱於徵右使各得半聲

羽三尺六寸移至一尺八寸餘

以此爲

宮調之正徵正羽少宮少商少角是每調用兩段十絃也別絃

仍可兼用又琴每節間各有細分瑟不按彈無分聲可取姜氏
謂二變之聲抑柱後角羽而取之予意二變不必有而分聲不
可無用姜氏取二變法以取分聲抑有輕重聲有等差雖不能
如琴之細而得聲較多然則彈瑟者左手指法亦不可不講也
史記曰琴長八尺一寸郭璞注爾雅云瑟長八尺一寸俱不適
於用且瑟之取聲在柱右故柱右最左之柱之長宜與琴等樂書計
瑟之長短恆以隱閒爲度隱閒八尺一寸則柱右短於琴矣豈
其然乎惟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瑟長五尺五寸長短適中
庶幾得之琴嶽之高亦無明文大約八十分絃長之一瑟隱不
拘高下而柱之高於隱須與琴嶽之高相準姜氏定柱高二寸
七分嶽崇一寸八分是柱高於嶽九分蓋柱右七尺二寸倍琴

之長也雖形制過大而高下短長則適相稱云聶崇義三禮圖引世本云包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此二均與姜氏五均不同五均謂一律而分五調此二均乃二律耳一瑟當一律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則分一瑟爲兩瑟故曰具二均聲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